

袁州府知府陳廷枚重輯

藝文 記下

重建衛碑記

譚九齡

皇明誕膺天命撫有海宇神武之功超邁千古四方既平爰定兵制以馭內外京師天下之首也既設重兵以固基本郡縣手足也凡形勝衝要之地亦置兵控制使大小相維中外相應臨事調用則綱張目舉有條不紊所以措天下於泰山之安而定千萬世之鴻業也袁居江西上游連接湖廣自昔為藩郡歲丙午始命歐文顯為僉事開衛置

袁州府志 卷三十三

藝文 記下

司俾十有二千戶所隸焉明年千戶韋富以功陞僉事繼陞副使時征討方殷公署未立洪武改元韋侯始建公宇治事而一時權宜未盡如制三年朝廷以天下大定論賞功臣韋後擢陞同知而淮西王侯仍濟寧馬侯英來會衛事二侯久歷兵務至則議新政令而舊所隸兵悉分代閩建惟千戶王用所轄千人存焉會朝廷籍兵士之餘丁義屬者為兵三侯閱其壯勇者二千人以聞明年命下增設千戶百戶等以率之併舊兵分為左右中三千戶所自是兵勢益勝迺新政令增城浚壕築飛樓營串房立屯田造輕舸凡戰守之具靡不畢舉暇則引士卒躬訓練旌旗衣

甲煥然改觀方議公署而湖南柳桂峒民弗靖有旨命王侯領南昌撫州永衛及袁之兵討平之師方旋而南康復有以妖言構亂者馬侯承命往征之侯善用人獲其渠魁餘黨就解五年宜春侯黃公奉命征辰沅五溪蠻王侯復行侯前詢知溪峒之俗設策掩擊之以故東西千里烟塵廓清矧年穀屢稔士飽馬騰三侯乃謀曰國家以闡任分委將帥以宣威德而鎮方面也今公宇湫隘弗稱觀瞻宜改爲之廼命鳩工選材分職任事因以舊規而增廣之中爲治事之堂堂之旁爲贊政之幕後爲重堂以備籌策最後爲旗纛廟以奉軍牙之神廟之側神厨神庫宰牲池在

焉治事之前翼兩廡以分六曹前設儀門外爲曹門門之內左爲鎮撫廳右爲屋四楹以備僚屬之居自堂及門合用之器室無不備梁棟戶牖丹雘輝煌光彩耀目來者肅容經始於七年四月落成於十有一月工用之費皆三侯捐俸以給之分職田入以膳之暇則親臨授以成規故工善吏勤不誠而勸既成常侯改遼之金川剏建始末久未有述今年秋二侯相謂曰公宇之成所以宣布威德也作而不紀何以示將來乎遂謀伐石以記請予惟自昔聖人經理天下未有不資於兵除暴定亂輯衆安邦又非威武而不能是以我朝視兵爲尤重任法任人斷自宸衷動而必

當克成大業今袁得賢侯明國大體一德一心以承
剛毅智勇各盡所長其能外清邊防內修政令大新
而不遺餘力也非惟以表三侯盡職之美而已於國
法得人之盛皆可見焉後之居此者觀其功績之盛
勛始之勤尚有以續美於方來而袁民得依金湯之
享太平之樂者尚毋忘三侯之盛心也哉

新修學記

胡儼

袁州何侯澄過予言曰袁之儒學自唐天寶五載刺史房
瑄始建於州之南乾元元年刺史鄭審移於城西宋皇祐
中祖無擇來知州事觀廟學隳隘乃改營於治之東北隅

袁州府志

卷三十三

藝文

記下

三

即今處也國朝洪武辛亥郡守劉伯起建尊經閣復置四
齋歲久敝壞洪熙改元郡守周鐸衛使石偉各捐俸新之
時四邑官屬咸以其資來助越五年災僅存者尊經閣厨
庫廩食之舍而已未幾澄忝郡寄釋菜之日有歎于中乃
議興作於是積以歲俸勸導士民鳩工聚財陶甃葦石作
正殿五間殿有像東西廡各七間廡有主大成門五間門
有戟又作明倫堂五間翼以四齋始於宣德癸丑夏六月
成於丁巳冬十月願公記之嗚呼郡守者民之師率其所
以爲師率者必有其道焉亦曰治教而已治之具存乎人
教之法本乎學我國家法先王稽古制自朝廷以至都邑

皆建學立師豈徒然哉爲生徒者宜體朝廷之至意與何
侯之盛心隆師親友亦曰務學而已學之道進德居業也
進德者日新居業者無倦日新者必遜志而時敏無倦者
必矯輕以警惰此聖賢之教亦豈出於日用彝倫之外况
袁之爲郡土俗愿樸士秀而文將見道德明秀之士出以
鳴世其所造就豈止於昔之盧肇榮一時夸一鄉也耶子
雖衰老尚當拭目何侯字彥澤毗陵人以朝著出守是邦
和易近民豈弟之化聞於遠邇云

重建三先生祠記

錢習禮

道之大原本於天用之在天下傳之在聖賢自堯舜至於

袁州府志

卷三十三

藝文

記下

四

孔子至於孟子皆五百年或百有餘年而聖賢出故斯道
之傳繩繩不絕自秦而降漢晉隋唐以及五季千數百年
之久聖賢不作斯道不繼至宋興五星聚奎天啟文明大
賢輩出時則有若濂溪周先生河南程氏兩先生皆以傳
道爲己任圖之於書探造化之原明事物之理發往聖之
所未發覺斯民之所未覺扶天常正人紀使斯道大明昭
如日星其功與天壤相爲悠久可也天下學士翕然宗之
故所在學校多闢祠室以祀焉袁之祠舊在學宮西偏迤
隘庫陋不足以示嚴奉之意比歲都御史韓公雍按鄒至
學謁拜祠下徘徊興歎亟命鄒縣長貳與韓文公廟從三

宜春臺右一時並作制與廟稱左右列之肖像其中濂溪先生南向坐明道伊川先生東西向以侑焉郡之父老士民來觀者莫不稱慶然祠之設豈直為觀美哉尊賢尚德而風勵之意存焉凡袁之士俛力於聖賢之學者歲時祭祀進拜跪奠近先生之親像而瞻仰之悠然與高山景行之思惕勵於中退而玩其圖誦其書咏其言存諸心蘊之而為德行見之而為事業斯無愧矣若徒淪溺於俗學之陋持之以取科第謀利祿釣聲譽不足以淑人心扶世教是則三先生之罪人而非公與郡縣之所期望也可不勉哉遂書為記俾刻石而寘諸祠間以為爾諸生觀省之助

袁州府志

卷三十三

藝文 記下

五

云

重建秀江橋記

陳定

袁郡城北門外有秀江江有橋去府廨可二里許天順甲申夏四月洪水懷襄頽波潰決墩礮蕩析川逝靡遺永平劉公懋知袁州府始至覽橋圯壞狀喟然興歎謂昔王周為刺史見橋壞覆民租車因引過償粟治其橋今吾蒞茲郡而橋梁不修責將安歸貳守莫公昂通守夏公繼先節推常公琳皆聞而是之謀以克協遵故趾重建而揮使石

一尊尤慨然解犀於時宜春知縣靳敏領其事悉力綜理
完系墩厥石貞磴甃碣立屋厥材孔臧御垂天神俯燁

地帶由是民免病涉岸無印須輒轉蹉躓往來交迴利濟之澤霈乎無窮越明年成墩醜水五道覆屋凡二十七楹甓甃丹雘俱極鎮壯其視舊制廣袤如之而堅緻有加既而郡侯以事非細故命定記其後定屢謝以不斐不獲迺記之曰惟橋梁之修王政之一事也子產以賢大夫聽鄭國政一見涉漆輒以輿濟煦濡姑息至不能忍何和先王之道湮惟知植恩而不以義制焉耳故孟子譏其惠而不知為政崔公建橋渭水百姓咸懷之又因以名之至今以為美談公道之在人心與其大德而不與其小惠固如是哉今世逢主聖臣良王道復行爾袁得賢守政通公普下

袁州府志

卷三十三

藝文 記下

六

皆率俾以佚使民勞而不怨抑所謂蕩蕩平平而不知者與昔杜預橋成晉武臨會舉株勸曰非卿此橋不立蓋政平施普君用賞之則夫修橋梁者詎非王政之事與郡侯之志其果在茲與使繼是者咸有侯之志則當行大政制大義延其去思是豈惟郡邑民之祐抑亦為守令者之度定際其成而欲引其道於永久迺撰其事以復厥命

重修浮橋記

曾宜勉

萬載縣古渡曰龍江曰竹渡邑之要津也龍江距邑二里而遙竹渡則沂流西上一舍而近上通潭鄂下通筠洪南抵臨吉前元俱有橋以便濟涉壬辰兵變燬於火竹渡續

修未久而復壞龍江五十餘年未有能繼之者每春洪水
汪洋孤舟斷岸不無病涉之歎夫橋梁道路乃爲政之首
往往官於斯匪困簿書期會則迫賦稅逋徵奚暇於此洪
武壬午池之貴池舒君仲誠甫尹斯邑下車以來招流民
恤孤獨闢土田均賦役二載之間晏如也臨政之隙尤亟
於徒杠輿梁首修竹渡命僧文隱董其役始壬午冬訖癸
未春及修龍江命耆民郭文煥督之始壬午冬訖癸未春
衆先欲撤竹渡舊橋於龍江隨宜葺之稅大使鄭子謙請
曰盍若更新爲可久侯欣然從之主簿舒君永懷又力贊
之經費力役不勞於民而事斯舉橋皆載舟水面隨其闊
狹聯舟以濟貫以繩板其梁欄其側而石其兩岸傍立庵
舍擇民復其身守之規模朴固足以久遠車馬往來晨昏
馳驟若坦途焉橋之費也凡若干緡非哀衆施協力而侯
爲之倡孰能成哉衆請言書其事刻板於菴噫龍江竹渡
之有橋也成於我侯便於爾民凡偃僂而提攜負戴而奔
頓行者歌休息者不憂乎厲揭之勞誰之力歟歷兵燹暨
今寒暑代謝凡若干載又始成之誰之力歟是皆侯之善
政也宜記之以貽後世使繼此以爲縣者皆能行其政若
我侯則龍江竹渡之不朽豈可以世數記哉

分宜縣重修儒學記

汪諧

分宜爲袁鉅邑山水秀朗仙臺外倚於仰山秀江東馳于
彭蠡士生其間率崇節槩而敦詩書有由然矣儒學在縣
治東地勢亢爽規模整肅路當衣冠之衢前有清源溪水
之勝山川清淑之氣于是萃焉顧其宮室門廡建自國初
歲久傾圮縣令每致修葺而理者屢矣然未有能悉力以
易之者也成化癸卯今南臺監察御史錢塘莫君立之以
名進士來主縣事謁廟之頃慨然退語僚佐曰文翁在蜀
而學校興倍公君魯而頻宮作及今不理誰執其咎于是
召工解集群匠度地宜具畚築伐堅實之木以爲棟梁陶
膏沃之土以爲甃甃于其頽者興敝者易隘者闢漫漶者

章施凡三閱歲而告成蓋自廟及廡堂齋門庫棲息之廬
庖漏之所祠祭之器罔不煥然一新也夫然後人之入其
門者見其崇宮峻宇鬱鬱峨峨升其堂者見其黼黻冕珽
洋洋如在至其室者見其籩豆有列禮樂肅只莫不忘其
勞敝而相與歡樂之是豈非聖化入人之深而莫君能順
道之誼克爾邪既江陰曹君原孝來代厥任又從而修葺
之僉謂分宜學舍遠過往昔二君之功也嗚呼學校教化
之本三代之所以必興者其養士皆有法也周衰法壞而
東漢趙宋猶僅得之漢養士以節義廉耻宋以道德中和
故漢之君子剛毅敦朴悉能自樹于波頹風靡之中其平

居出處皦皦明白至雖罹禁錮猶奮勵而不可奪宋之君子醇正詳雅履規矩而蹈準繩平居則守道義談禮樂至遭竄逐亦從容就之而不變是豈且無所養下無所得而能然耶我國家建學立師作意培養有三代漢宋之遺意而祇若彛典悉力以作興之者又有如莫君先之曹君繼之士自今而後藏修游息于其中講先王之遺文踐古人之成跡處則有以表率乎鄉閭以敦風化出則當侃侃自立效忠盡職以勵名節則是宮之所以作斯爲無負不徒使學者藉聖賢門戶以爲干祿取寵之階而已也故因其學李訓導洪謨之請而爲之記

袁州府志

卷三十三

藝文

記下

九

袁州府修儒學記

吳一節

古袁大郡也山水秀麗爲江西奧區儒風之盛聞於古昔唐天寶間房瑄首立學校乾元中鄭審改建類宮士風益盛迨宋楊侃祖無擇張杓江古亮延於清朝又有劉伯起周鐸何澄諸君子迭守是邦或修禮殿或造書閣或更門廡增齋舍皆具載誌書傳之碑刻足徵也然年代倏遷廢興相仍成化八年榆社常公顯以給事近臣奉命守袁期年威惠大行士民樂業政暇謁先聖廟庭顧瞻梁棟蠹朽墁瓦脫落廊廡齋厨亦將傾側徘徊久之慨然以興創爲已任乃乘歲稔鳩工市材開拓遺址盡撤其舊而新之首

建大成殿塗以丹雘飾以金碧次構明倫堂四齋二廡崇
倍于昔次廣泮池正其階陛遷廩舍號房于泮東置神庫
神厨牲房于震兌列師儒之舍於射圃之西以間計者六
十有奇皆明靚爽塏稱止宿焉凡百經費之需皆公所自
任不煩於民經始於癸巳季春畢工於甲午之閏夏于是
郡教授蔡永偕諸師儒謀曰公之作新學校功溥而意勤
宜有刻文以彰成績乃具書來徵吾言竊惟學校賢才之
本也守長政教之先也得其人而作之則風化之行特易
易耳今常公以初政百務所繫乃能留心學校不再期而
殿堂齋廡咸加整飭視唐宋以來諸公有加美焉可謂爲
時賢守者矣謹爲序其創構始末劄勒於石

袁州府志

卷三十三

藝文 記下

十

重修萬載縣治記

羅倫

國家之待士也因其才而養之養吾民也士之仕也以其
才易吾民之養非厲民以自養也是故飲食巾服宮室使
令易菲惡以甘美敝陋以壯麗野朴以輕便非過也宜也
夫公宮之制內以位叙外繚周垣入則同署出則同門蓋
欲使之廉貪相察勤怠相繩以立政體傳之無窮非獨以
自養也夫何仕者不假官營私則安於敝陋此何道哉萬
載礪帶袁筠俗號易治解宇腐壞漫不可支海陽陳崇文
吏斯土也八年矣知其民之可使也乃曷新之南嚮爲

堂北爲退思之所前爲重門旁爲吏宇龍亭有庫居貨有藏戒石有亭徒役胥吏居息有舍凡爲屋百餘間民見其成而不知其勞殆非才其然乎移之於理何有今夫四方司牧寵賂章行上之所爲民亦歸之剥膚推髓公私罄然民不堪命不革其舊而新之殆甚于斯宇乎夫司牧而奪其有是盜之也吏之盜吾民也久矣安其養而盜之國之養士士之養于民其端固然哉易之道以陽爲君子陰爲小人君子者養人而養于人小人者養于人以自養君子內而小人外則泰小人內而君子外則否否者陰柔之極致也象曰否終則傾何可長也傾否爲泰易壞爲新天之

袁州府志

卷三十三

藝文 記下

十一

道也風俗之成政化之行夫豈遠于人哉書曰邇可遠在茲君尚圖之是役之興縣丞陳衡主簿王琇弼相有績以生員彭用中陳鑄來告紀成乃文其成以詔來世成化十三年

重修袁州城記

嚴嵩

正德庚辰夏大雨水袁之城壞太守江東羅侯輅始議修之維時兵革甫息餽餉耗竭民用告病侯則太息曰吾政未集而勞民不可廼已責弛禁均役清訟罷勾攝之卒節賓客之費是歲菑而不害歲乃有秋侯乃進吏士耆民言曰惟掌固之令其責在子子敢不力乃進富民之義者曰

爾其董於役植表定位析地計功惟協力程事以章爾義
名乃召匠民而諭之曰其惟良惟堅無苟補塞頽漏以速
弊無玩無怠苟以速弊與玩怠有罰乃用祝幣告于城隍
之神曰實相厥成以利我民惟神之休閏秋之吉萬堵並
作工徒子來侯譏慮審確才敏而志銳始自隳度規費所
出民弗知也此處葺之日板築之用畢具木石瓦甃填委
山積百兩所需或出計措無糜于官無病于民侯素精勵
夜分視事罪罰所入一付工所秋毫不私佚道使民不俟
督迫相費出力固有或後越三月而工畢君子以謂羅侯
善為政也維袁州古宜春郡郡古有城最號堅險昔人謂

必知慮宏遠知地利者所成信然觀夫崇墉疊雉層樓周
閣遠近迴合綿亘轟屹被以林阜阻以川坻隱然與區也
往時隣壤有潢池之變袁獨安枕無恐民累累然道相屬
襁負而至曰袁有城可恃也其勢既足相援其民亦樂于
耕耨以自足果蔬魚稻不出境而得之土沃無外慕則淫
巧不作故鮮為盜長吏撫循誨誘治以禮義故常易使而
事有成羅侯自大理被命而來下車問俗濯其瘡痍照以
惠和民既輯睦遂能用其力以為茲役樹風聲而壯侯度
植利捍患垂之無窮雖有小警不能于道爾當弼正其失
以病袁也然則為袁之民者其果可恃矣乎予觀侯仕未

踰年百廢具興其考大成之樂于學飾祠于仰山觀兵于郊峙粟于庾思力變世吏之習以追古循良君子之風多可書茲役也民不知勞役不違時郡人之所欲書也故特書之且曰使嗣是修其政者俾無隳

廣澤橋記

徐階

廣澤橋在袁郡袁山門外秀江之上秀江於袁諸水最大其南爲郡治而北則宜春之學與其驛舍在焉厥初伐木跨江而橋之嘉靖甲辰燬于火凡往來者胥以爲病然而有司註于財力未能復也丙午春少師大學士嚴公嗣子太常少卿世蕃蒙恩賜假歸郡父老相率詣君言狀君爲

袁州府志

卷三十三

藝文 記下

三

請于公欲以屢歲所獲賜金爲之公慨然曰古之居位者先其民而後其身是故苟利于人有約已以圖之者矣子幸際聖明忝輔職屢荷駢蕃之錫懼無以勝焉矧吾父母之邦望予以濟其曷敢自惰而不以急其所不便哉遂出金二千七百兩餘命太常君從事君擇匠而與之謀募工而授之役增其高十三厚築之以防水之決溢改甃之以石以遠火災經始于是歲八月明年六月告成廣二丈袤三十二丈有奇于是行旅之經其上者坦然如履康莊而勞與費郡人不與知焉其秋公以橋之建出自賜金具以疏聞上親賜名曰廣澤言公不自私而克廣其澤也嘉名

載錫山川增賁于是巡撫中丞傅公巡按侍御伊君方伯
喻君合辭以謂是惟少師公彰君之賜是惟聖天子重輔
臣之請乃希闕盛事不可無紀爰命有司建坊樹碑于江
之澣而書來屬階使爲之記階聞之三代以降願治之君
莫不欲康乂兆民以宏大業而時無其臣則其澤不能以
下究其士大夫之賢者亦莫不欲利濟斯民以行所學而
弗遇其君則其勢不能以有爲仰惟皇上兼體堯舜淵衷
宸慮無一日不在于民而公以明德異才贊襄密勿其視
天下惕然有饑溺由已之心夫是以道合志同諫從言聽
措諸政事若有賢才弭邊患罷煩苛之令養和平之福賑
袁州府志 卷三十三 藝文 記下 十四
窮卹孤長善宥過既已導宣皇仁流澤蒼生矣乃今又屬
念梓里捐千金之重發累年之積以就茲舉同時建郡東
下浦二橋上又賜名曰廣潤行道之人一旦咸得免病涉
而皇上仁澤覃敷若雨露之施元氣之運遠邇大小罔不
濡被蓋公之學得上而大行上之澤得公而彌廣豈不可
謂有君有臣曠千載僅見者夫公之勲德在朝廷利澤在
天下固當有紀相遇之盛垂竹帛銘鼎彝者而階非其人
也謹因茲橋之成論之如此

廣潤橋記

鄒守益

袁郡東十五里曰上浦宋淳熙間創橋名尚古至我朝成

地開修之尋廢其五里曰下浦舊無橋地當楚蜀滇黔孔道輿騎旁午遇霖潦激射編木以渡寘足者惴惴若溺及圯則望若秦越少師介溪嚴公聞而喟曰吾當為鄉人拯此患公為明天子簡注自宗伯入柄弼嘉靖之化寵錫鴻典固敢自私出賜金付男少卿世蕃伐石僱工以興鄉人沐皇澤于無疆始于丙午四月成于丁未七月計橋二浦醮水九道袤三十丈廣一丈五尺面甃以甃工竣請額上親定曰廣潤郡邑大夫告于撫臺巡院及方伯諸公咸忻然曰御賜也仰山秀江蘊靈萃英其預寵嘉之告于少師建亭礮石以俟少師手勒狀命幣徵言于益益瞿然曰巖

袁州府志

卷三十三

藝文記下

十五

廊宗工炳炳而公于山林取之將以對牀論文軍門趨義三十年舊交其出頌公贊德表即昔伯禹佐舜克艱交儼八年于外視溺猶溺伊尹相湯一德用協匹夫弗獲若推諸溝中少師其諸猶溺若推之志乎古語有之觀室于隅觀家于境觀天下于鄉世有陵駕鄉閭蔽化蔑義人之視之若觀火然維公造膝密勿嘉猷外順于邦本邊務人才時政天下陰被其賜至此歲大饑漂粟五千石以活邑孳約束家童以閔有司涸鄉里為大戾鄰邦顛泚焉茲復費鉅役艱用屹茲偉績以酬鄉父老曰仁以貽翼子姓曰訓以祝皇釐而推以彰賜曰忠曰廉夫教于一鄉而運天下

猶掌也晉史載杜預橋富平津武帝舉酒勞之君臣動色
相慶則仰瞻聖額規摹更宏遠矣帝德廣運澤潤生民若
天涵日臨申命用休老有終幼有養俊民有章犴獄有經
早潦蝗疫有備將薄海若北閭畏途若衽席而無復墊溺
昏札之沴以干中和是睿訓之所以嘉虞而樂殷也公尚
懋之罔俾禹伊專休于謨訓

萬年橋記

嚴嵩

分宜邑治前瞰秀江源發于楚萍至此停瀉而邑之西東
限以兩山東以巨峽每春夏之間水暴溢汹涌往來者以
涉為病迤東數十步有清源古渡路當要衝有司濟以二

袁州府志

卷三十三

藝文記下

十六

艇間斂富民斥官帑比舟加板聯為浮橋以通濟之然水
稍泛激橋復斷病涉猶故而一造費數百金越四三年輒
壞居民行旅盼江漲而迴轍迫則從舟橫奔而渡頻罹覆
溺頃歲子侍郎世蕃以事歸嘗兩捐金造舟與橋民頗稱
惠然邑父老謂必造石橋庶可永久而費則鉅萬合詞詣
蕃以告復致書京師以告于予曰公為宰執當為斯邑建
千古長計予私自念屢歲荷蒙皇上賜金雖嘗捐造宜春
二橋而此舉猶不可已父老言良是廼興石橋之役始度
地相址議者爭論東西弗決有指今處者曰盍存斯廼橋
水畚土探其底則下有巨石橫亘其平如砥遂加石立墩

稍移之東西則深溪浮沙邈無涯矣信異哉若天設地藏
焉先是予往來吳中閱橋美于是徵匠買石于吳州運山
伐載以巨艦溯江入湖至於樟鎮灘水淺涸易數百小舟
乃獲抵于宜而石猶不敷將往吳復買之一日鄉氓來告
邑西揚江之岨有石盍採諸往穴數處果獲石堅大豐盈
用遂以足既謀合材集制定工興醜水為道凡十一空其
長一千二百尺有奇廣二十四尺翼以兩欄如其長之數
計用白金為兩萬餘縣令許侯從龍出力經畫侯吳人也
故計處甚習以被召去通府曾君大用來署邑嗣理之尋
以他務去典史周承源耆民張澹王治隆張梧專董其役

袁州府志

卷三十三

藝文

記下

十七

郡守張公任節推蘓君景和時程督勸勞有加巡撫中丞
前可泉蔡公繼鍾陽馬公巡按侍御五台徐公行部至皆
親往臨視申勅郡吏罔敢弗共經始于嘉靖丙辰秋九月
訖工于戊午夏六月行者嘻嘻獲履坦途易危以安罔不
稱便夫自有天地則有此山川歷今凡千百載橋渡之建
古今人非不欲創構之也悉阻于時力而有不能予始者
惴惴然以難成為懼既而禱于山川以徼神明之祐又賴
諸賢大夫之力乃克有成噫亦難矣父老以書來謝曰是
惟萬人之緣萬年之利也吾儕敢不德公之賜予曰非也
吾非歷仕之久叨錫與之隆其曷能焉此吾君之賜也自

古人臣受君之賜則作為銘識以示弗忘江漢之詩曰作
召公考天子萬壽盡名斯橋曰萬年橋以無忘聖天子之
恩以仰祝萬壽與天地相為無窮焉此吾之志也遂勒石
以記

化成巖續記

曹光

袁郡西北距城五里許有崇岡平臺可寄登眺之勝者曰
化成巖僧屋其上名開化院舊有精舍乃唐李衛公德裕
謫宦于袁時寓居讀書處也夫衛公立朝大節固莫能殫
述然即其陳丹宸排訓注薦盧肇逮平澤潞服三鎮諸事
皆可為後人法程則千百世之下因其地思其人固景仰

袁州府志

卷三十三

藝文記下

六

先哲之至情豈徒資游觀焉已哉歷宋及元宦游于袁者
如陳述李訖趙筠夫曹叔遠那海諸公相繼建亭構祠侈
傳其盛惜其後莫有嗣修之者而歲久寔廢古蹟不可復
覩戊午秋尚書郎渤海季公來守是邦飭憲貞度布德宣
仁暮年之間駸駸乎百廢俱興暇日登覽茲巖見岫環如
壁巖虛若軒下瞰寒江高樹鬱蟠綺如障如竒觀競出如
衛公之蹟則湮矣乃愀然曰先賢遺矩方將為後人繩武
而忍其湮沒一至此乎是我守土者責也遂撤舊稅課局
之廢材卜日命工建屋于其上中為燕堂凡三楹扁曰化
成軒傍有廡宇以供香火開館以備庖烹經始于己未年

七月辛卯日落成于八月戊辰日其費悉取諸公帑于民無與焉由是舒嘯有止燕喜有居晨懋宵游咸有殊致而昔日荒莽之區蔚乎改觀矣詎非斯巖之幸歟嗚呼自有天地則有此巖歷數千百年得衛公而名始顯今去衛公又數百年得季公而名復揚是巖之得遇于衛公衛公之得遇于季公若相得以有成者豈偶然哉使後之繼守是郡者亦如我公所以追慕衛公之意而益葺其所未備則茲巖之名稱雄于袁郡當不朽矣不然安知茲巖不為樵牧之地而亦如今之所以悲昔者耶予以臺末謫貳是郡其迹稍同于衛公自愧才德不逮遠甚而竊謂季公之恢復古蹟真有以克紹衛公之休者也是不足為良二千石乎時僚友汪君魯泉蒞任樂觀厥成予乃為稱述其事勒石以記俾後之觀斯巖者有考焉季公名德甫字仲修別號竹隅蘓之太倉人其他政蹟赫奕當自有記之者茲勿著

袁州府志

卷三十三

藝文

記下

十九

浚渠亭記

徐璉

宜陽官渠考諸志唐元和中刺史李公將順因郡民恒罹火患距西郭外南行十里許舊俗名鯉魚潭下兩溪夾洲相地勢築陂漲水鑿石開渠延山麓引入城縈迴曲折可容小舟抵東門北隅注秀江其始為弭火災而民田藉以

陰灌者不可頃計其智謀訐遠比之白公穿池陽渠鄧艾
開白水陂功尤過焉郡民目之曰李渠後二百年淤盡宋
至道中王守懿大疏之元禧年通判袁延度再疏宣和年
通判孫琪繼疏年久湮塞至我朝洪武初劉守伯起重疏
如舊迄今宏治年朱守華疏後壅頽日甚正德癸酉歲璉
來守抵袁江北嶺火起左右告曰舊有官渠備火久塞當
疏予拒之曰甫下車未能反風以拯民災遽興征役勞民
力費民財殆有不可未幾旬日回祿三報民心驚悸予曰
古渠之疏或有待于予也乃詢及吏民耆老謀諸僚友皆
曰當疏遂督集夫匠循舊堰址疊石覆土高數尺濶丈餘

袁州府志

卷三十三

藝文

記下

二十

堰固勝昔淪渠培圳決壅砌頽未半月告成上下流通外
而原隰坵畦內而井塘池圃灌溉霑足居民飲食滌濯咸
取給焉繼後防微杜漸視其塞者即疏之水流不息適今
戊寅上巳前予與諸同寅巡行渠堰處見整豁委會地勢
殊勝嘉其景而憇焉縣尹張參亦與畫經久之計欲建亭
立石以記事逾月亭完予攜僚友會飲以樂之棟簷軒昂
窓扉耿爽背巖谷面洄流穿石越嵌湍激潺湲前有怪石
盤踞巋然巖然如企如伏其遠翠巒屏環列龍巖傍村多
楓柟松篁近渚多蘭芷蔬蒲野花競香幽鳥啣鳴駭娛心
目予歎曰山水之景在在有之顧所遇何如耳會藉山陰

不有蘭亭則翠峰流觴付之荒沒斯亭之作山增其輝水益其媚信有徵乎令尹請予名亭以記予遜在座者各立名擇之少頃有曰香泉有曰清流予知香泉蓋取醉翁瑯琊泉香酒冽之義清流蓋取五柳東臯臨流賦詩之義命名雖美吾懼後人欣慕異景將以爲登游逸樂之所與古渠通塞不加之意焉予欲名曰浚渠使登斯亭者知爲渠而建又知渠開創于前者如彼之難繼浚於後者如此之易利澤及民者又如此大且遠修葺疏導自不容懈利民之功將垂之無窮豈特專美於前哉衆皆稱善遂扁諸亭而刻諸石

袁州府志

卷三十三

藝文

記下

三

袁州府修城記

張春

城之有屋非制也江南列郡多有之大抵南地恒雨土善圯不堅屋覆以瓦俾雨弗侵而歲不一修葺瀑溜上注傍射爲圯益速圯不止勞費不休守土者甘心焉其說有二一曰撤舊材之難二曰舉新工之難今吏于茲土上之人法守是防費銖兩以上必關白侯允而後可下之人伺察蒐剔之得間則嘖言胥與乘上下交責之勢而并是二難即不得已之舉亦將反亟爲徐有志者浩歎中沮設奮焉從事其不往復文移稽牽議擬淹積歲月竟以遷代去而克抵于有績者幾希矣凡在更作之務皆然獨緩視于城

哉以故江南郡邑鮮見崇墉峻堞而為憂治世者所夙夜也袁郡據江邑上流而接湖湘其為要地也舊美城相傳創漢灌嬰屋之莫究厥始正德庚辰郡守江東羅侯輅嘗仍制修築今少師嚴公記之歷三十餘年諸君子相繼來守罔不歲厯料理郡與衛雜治卒參用軍民三七之財為常費未有改圖建經久計者無亦如前所論志格于勢而非籌慮所弗及抑事成有其會不能無待即嘉靖癸丑蜀立山袁侯拜刺袁之命甫下車即登城閱之顧察若屬而歎曰屋以覆城亦以敝城易瓦以甃不一勞而永佚乎僉曰然盍圖之明年秋代巡初泉吳君藩臬樂湖王君井居

袁州府志

卷三十三

藝文 記下

三

成君按部適至侯首上方畧諸君躬詣相度良快其請而巡撫五山陳公亦報可由是城役滋有定議城周遭為丈凡一千有奇其費灰之數以斤計三十七萬七千四百有奇磚之數以片計其大者二十八萬三千有奇小者四十四萬八千一百有奇通估六百餘金無溢也而侯夙謀諸心區畫素審撤屋可市者易金幾二百而以軍民協處之救足之軍之金一百二十有奇民則取諸郡帑之羨為金二百九十有奇夫役簡衛卒民兵之可勞者日百七人凡五日而徧迺戒斯鳩衆獻伎者無留智效力者罔遺勇始千甲寅之冬再閱月而工告竣痺而增崇險而坦夷頽而

於立缺不完固陟者遐矚而曠爽履者步武而暢適四顧
蠹蠹氣雄形壯稱江右一鉅鎮也四邑之民罔知郡有大
役倏瞻新城夔殊昔觀相與駭愕曰侯何神哉是舉乎予
是二守鄭君整判府曾君大用節推蘓君景和宜春尹劉
子廷舉分宜尹許子從龍萍鄉尹梁用達萬載尹倫學智
咸曰是績也豈可無書走使屬予文用紀厥成予隣壤鄙
人側聞侯易直子諒允矣君子長者蓋心誠乎愛民而注
措尤不苟誠故上下信之不苟斯其於難者易矣宜不大
聲色而重役遄就偉功茂建式垂遠規於乎觀是一端也
其為政要于錫福庇民民永有賴者可知已曩少師之記

袁州府志

卷三十三

藝文

記下

二十三

有曰使嗣是者修其政俾無隳若袁侯可謂無隳前修者
矣後之君子以袁侯之心為心則茲郡之重江右也豈直
今日而已哉侯名襲裳蜀眉州人登嘉靖乙未進士由南
戶部郎擢守而府經歷劉相之衛經歷陳縉者實受侯檄
終始是役于法亦得書云

分宜縣新城記

嚴嵩

昔在成周宣王中興其功烈盛矣而詩烝民韓奕諸篇于
築城之事特詳焉想見其時君臣相與同心以憂天下之
治所以設險防患者若是其悉也國家承平日久比歲倭
孽作難數犯浙直閩粵間所至有城守者寇不能久持即

去其無城者標掠不忍聞夫城之有無其利與害較然可知也嘉靖庚申夏四月分宜縣作新城成袁守季侯德甫分宜令戴君廷恣以書及城之圖來告曰願有記分宜舊無城正德壬申寇起瑞州華林邑民恟恟奔竄無所于庇始謀築城而吏苟簡從事以甃為墉高僅丈餘厚不及三尺甚陋不稱雖名為城實非可緩急恃也嘉靖戊午寇復起贛州遠近震恐兵部疏言郡縣皆當刻期築城惟時中丞吉陽何公遷適領巡撫江西之命曰是責在我何公學道愛人之君子也下車軫恤民隱作新吏治勅所司毋敢慢天子之詔凡城若干處而分宜比舊址加闢之高倍其

袁州府志

卷三十三

藝文 記下

三

數厚乃三倍崇崇屹屹非復昔日之舊矣始者郡議或沮於無財或病于勞民何公親為規畫財用取自公帑不煩民一錢之費用其力則計日受直發倉粟給之侍御史鄭公本立巡按茲土體國貞度與何公議克協既而中丞張公元冲侍御段公顧言實來嗣任工有未竣二公又相與處畫適覩厥成戴令者專董茲役季侯總之經始于己未冬季而以辛酉之春訖工凡費白金為兩三萬二百有奇夫古之君子事所當舉則不計其費知有以惠于民也役所當興則不恤其勞知有以佚于民也始也不免怨咨及其後也見德而忘其費享佚而忘其勞故曰難與慮始可

與樂成若今始既無所費于民矣又未嘗勞民民德諸大夫之賜其有既耶此季侯之所欲有絕於後也叅政王君宗沐憲僉鄭君述咸與綜理蓋諸君子並以宏濟之才當明天子睿謨雄斷欲興治補弊之時保衛其民求以紓當守南顧之憂寅恭奉職如此使天下四方皆諸君子若也事焉有不舉民焉有不蒙其利者哉予邑產也慶茲役之成父老子弟之有攸賴故叙其說以復季侯使刻諸石焉

重修府學門記

鄒守益

袁之儒學立夫子廟自房侯瑄始其徙營于州治東自祖侯無擇始其宏舊規左廟右學自王侯俊始而儒門左廟

袁州府志

卷三十三

藝文 記下

三五

學之間規置詭隨其外復障以民居嘉靖甲寅袁侯襲裳蒞治視學顧瞻而慨之語于寮屬曰義路禮門聖道嘗譬之矣入室自堂升堂自門而詭隨若是其奚以端士習吾儕鄉射讀法聽訟獻馘咸于斯設以詭隨雜之其奚以清化本郡寮鄭丞鏊葛倅之奇戴推景和協其議而宜春劉尹廷舉任其勞相方鳩工改作于明倫堂之中市民址而拓之重門洞開如砥如矢諸師王朝科金端王猷李惟寅屬於諸生吳鳳昂顏昇潘宇劉應選等曰茲其易陋就中之幾乎在詩之民勞無縱詭隨以謹無良故惠中國而綏四方在易之臨剛中而應大亨以正故教思無窮容儲

疆侯履昌黎之緒學道愛人用新耳目心志俾得其門而入其將振我袁于潮乎長府仍舊貫重民力也泮水頌敬德隆士教也迺儼然徵言以彰嘉績而範來學東廓子益拜手以復曰諸師諸生亦嘗窮於中之源乎降衷維上帝受中維烝民養之以福曰協於中敗以取禍曰不協於極千古聖哲建學立教壹是以中和為的典樂之教直欲其溫寬欲其栗剛欲其無虐簡欲其無傲故聲為律而身為度無體之禮無聲之樂肅肅雍雍與天地同流上律下襲祖述而憲章之曰智曰不欲曰勇曰藝隨其才質而文以禮樂禮樂者非自外也中和而已矣自易其惡自至其中

袁州府志

卷三十三

藝文

記下

二十六

舉剛柔善惡而陶鑄之是以善人多而朝廷正諸生亦嘗繹于盱江之記乎天下治則談禮樂以陶吾民一有不幸死忠死孝皆自禮樂流出從令為孝容悅為忠詭隨而可踰也新城雉經汨羅魚腹高而過亢矣是以均天下辭爵祿蹈白刃代不乏才而依乎中庸為難世之豪傑孰不欲發育萬物峻極於天而忽中和孰不欲經綸大經立大本而忘戒懼是欲升堂入室觀宗廟百官而閉之門也戒慎恐懼須臾勿離視于無形聽于無聲三千三百無往非瑟澗赫喧工課是謂出入以度外內知履成性存存道義之門益承乏南雍思以陶胄子而未逮也嘉鄰郡之有休闡

而視其深造以居安資深焉凡厥正人凡厥庶民是履是視以會皇極之福將士習日端化本日清聖的日昭帝衷日協無窮無疆四方其綏之尚有史克之頌在

重修袁州府學記

朱衡

國家建學育才懋興治理自京畿至於天下郡邑莫不有學故人才炳炳風俗所由美治化之隆何其盛哉袁州稱文獻郡其人多孝弟力行以勲業著者後先相望鄭君守是邦興罷利病而尤加意於風化祇謁先師顧視殿堂廡舍咸傾圮焉乃議鳩工輸財首撤大成殿而新之至於門廡齋舍庖湏及名宦鄉賢祠各以序爲易腐以堅闢隘而

袁州府志

卷三十三

藝文 記下

七

敞規模宏邃煥然壯觀矣以萬歷三年八月經始至四年二月落成萬載徐令一唯宜春曹令倌分宜趙令日新萍鄉黃令臺實相其事僉謂是舉也振前美塞後費不可無紀于是介諸生請予爲記予惟袁州學則李盱江嘗記之其言教道結人心者至悉有斐乎其文也予何言雖然我國家建學之意所以異乎前代者請爲諸士誦之太祖高皇帝龍興之初首詔天下郡縣皆建學而學先朝尊祀夫子始爲士期以聖而標的在是俾諸士日仰瞻升降如在其上由之將自知之然其道何居曰明倫爾已故文廟之後堂以明倫名人之生也其入也必有爲之父子長幼天

婦其出也必有爲之君臣朋友合五者而盡乎人親義序
別信之心油然而生是則所謂道也未能須臾而離乎人
則未能須臾而離乎道道之所著即倫倫之所遇即道而
散見于事物者皆道之用也孩提愛親及長敬兄見孺子
而惻過宗廟而欽此不慮不學生生不已之機極而至於
大成之聖亦不外是夫子傳之曾子故大學述修齊治平
之教曾子傳之子思故中庸能盡人物之性極泰贊之功
至孟子而揭其旨曰三代之學皆所以明人倫人人親其
親長其長而天下平斯夫人大道也而世不知學高者
淪于無如不知倫物之即性命也卑者執于有而不知性

袁州府志

卷三十三

藝文 記下

六

命之即倫物也夫道蟠于天地充于萬物散見于三十三
百而其歸致則一至遠而近至近而遠循乎庸言庸行之
常而通于知性知天之微根于不聞不睹之時而入于無
聲無臭之至常感常應常定此明倫之極功而學之
所由名哉今夫梓人學梓輪人學輪必盡輪梓之技而後
曰學然則學夫子之道而不盡其道謂之學可乎諸士謁
夫子之廟升其堂則思所以入其室求之于子臣弟友之
間務盡其分慥慥焉流貫乎事物通極于性命之原始而
士大成而爲聖濟濟麟麟道德一而風俗以同是則朝廷
設學之意而鄭君之所以懇懇焉者豈其爲諸士于世求

祿之階也哉鄭君端慤精明身教倡于上諸士當必勃焉
應之効用一時垂芳後世以為斯學之光則鄭君之用心
亦將傳誦于無窮云鄭君名惇典字維勅壬戌進士福建
侯官人

袁州府暨屬縣新置學日記

張秩

當嘉靖戊申今少司空鳳竹徐公起家宜春令宜春是時
民力竭矣公除其煩苛與之休息忍饑而哺冒寒而襁諸
所興建釐革一切順民之欲而無所擾民用大蘓邑以無
事日惟引諸生課業揚摧古今雍雍如也居三年徵入為
御史民失慈母士失良師依然有遺思焉其後二十四

袁州府志

卷三十三

藝文 記下

三

年為隆慶辛未公始以大京兆陞御史大夫鎮撫江西當
公令宜春時從事獨賢業已遍涉諸屬縣即窮山遠谷士
習民隱無一弗諳者至之日則下令郡邑民所疾苦與所
願欲而不得遂者皆罷行之根穴之寇談笑芟殄于是四
境晏然無疾呼急步之警十三郡之衆若治宜春焉初分
宜巖氏沒官田宅歲入萬餘金詔以佐江西南贛軍需舊
矣而蕪田敗屋歲多逋負軍儲告匱則取盈於民敲朴轉
徙怨聲載路南瑞臨撫諸郡良苦之而袁為甚公廉知其
狀歎曰坐派名也而積逋若此是無裨于官而重困吾民
也且田蕪屋敗歲益甚耳失今不理害其有極相近利而

懷遠圖孰與計直鬻產儲之以備軍需乎乃謀於南贛督
府殷公江西巡按劉公兩公議合遂會疏得請于是官民
兩便而屢歲倒懸一朝復釋矣已復念曰袁民今則稍蘓
矣若士困何且茲地故瘠得無仍有力學而不給糞粥者
乎有歿不能槥壯不能室者乎有貢舉舟車之費一切倚
辦于民者乎吾當計所以給之會有匿報沒官田產者會
其直得金若干郡大夫以請公欣然曰是不足為諸生資
乎即以分給五校為市田費多寡以差自是庠有恒產士
有恒資始公為諸生慮者胥此焉取給矣事竣凡阡陌驪
里佃人姓名歲入歲出之數籍而記之且以報命於公且

袁州府志

卷三十三

藝文 記下

三

白學憲邵公而郡大夫則謂茲嘉會盛舉何可無紀乃介
予門人何生元會謬以為屬秩聆已感焉夫俗之敝也士
大夫傳舍視官府塗人視士民在則念去則否久則忘之
者豈少也公去袁州歷二紀餘矣乃其心乎士若民也瞻
焉如一日至為置田給之若父母之遺其子弟然者此非
真仁篤愛怛然結于中而不可解者能之乎雖然公豈屑
屑然為多士饋粥計哉上臣之義為國樹人需異日效當
世用耳夫修先聖之術明當今之務士之業也猶農夫之
耕也襁褓弗服錢鏹弗痔曰士之惰鹵莽而耕滅裂而耘
曰士之罔舍我嘉穀殖彼良莠曰士之蠹必也禮耕義種

仁聚樂安而日講學以耨之以肥於身以肥于家國天下斯公屬望之意不然者是素餐也即國家何賴焉故置田授祭公之養士也修先聖之術明當今之務則士之所以自養也多士慎毋舍其田以負公哉秩不佞敬繹緒言爲桑梓忠告因以復郡大夫田在郡暨四邑者總之若干畝歲入租若干石其直若干金具載於碑陰公名栻字世寅蘓之常熟人嘉靖丁未進士以今年某月日晉工部侍郎以去公孝友仁厚自不家食時歲以所餘租入給鄉族凡親而貧踈而賢者若而人蘓人德之謂有文正之風其撫江西也崇素儉舉鄉約嚴保甲省繇役平巨寇鋤貪猾所

袁州府志

卷三十三

藝文 記下

三

爲撫摩噢休之者不遺餘力茲以紀學田也不具書

龍河橋記

徐一唯

萬載古康樂也縣治夾水而城龍河穿城之東北欲成城必先是橋是橋也不惟利涉抑且維藩蓋自版築之初邑者譚鉞倡義創建中頽于嘉靖間鉞之子義民登龍捐資修之暨萬歷四年五月念四日龍水橫流環邑懷襄而橋亦蕩沒無遺邑之士民如坐水火而予亦孔棘矣斯時也揆之公帑則儲不償費質之輿議則築舍道旁令也民也將如之何義民譚愬又登龍子也目擊是艱踵縣門而告曰自水之爲災毀其城廓漂其橋梁邑人洶洶而父母茲

邑者之皇皇也。愬亦悵然。愬老母常氏紡績生殖。蓋亦有年。可得數千緡。合先君遺貲。將爲福堂。浮屠計愬籌之。救災捍患。愈於浮屠謀之。毋氏毋氏亦同然矣。請無憂焉。子乃屬其耆老而告曰。義哉舉乎。遂率官吏師生祭河伯。聽其卜日。糾工計捐金三百餘兩。隘者充之。卑者崇之。虛薄者堅厚之。廣一丈六尺。修九丈。建亭五間。甃十滴叢之。飛桶繫之。風鈴衛之。欄楯父兄子弟亟力從事。其旦暮經營也不啻經紀其家。而工匠談食之若流也。夫妻子母皆無愠色。五閱月而落成。予以聞之。當道當道下檄。旌之曰善。具羊酒幣帛勞之。而愬且不敢當。未幾予以載覲行矣。越

袁州府志

卷三十三

藝文

記下

三十三

明年子官留曹。而其子庠生嘉猷嘉謨。走尺素來曰。愬建橋爲通國也。通國之所難。而愬以身任之。爲有賢父母也。橋之功不足多。而橋之名豈可朽乎。子答之曰。橋成矣。義在是矣。第子身經其事。當記其實於橋亭。吁乎愬凡民也。即此一事。可謂無待而興。不必槩其平生而捐數千緡于一橋。雖賢者以爲難矣。始綴數語。俾觀風者有所考云。

萬載縣學田記

簡繼芳

萬歷十有八年。郡侯沈公蒞政之明年也。正已率屬陞舉。廢興民熙于業。士勤于學。因念萬載巖邑。士有貧者。乃進邑令張君曰。有司固須士。則必養士。貧不能贍于養之謂

人之會若而士也亦宮牆之荆棘吾儒之稂莠耳豈不重辱此田而深負有司者之盛舉哉昔東方生之善耕也不憂三年之旱不憂九年之水而唯在一勤君子之善學也不以大行而加不以窮居而損而唯在一心爾多士其慎念之哉

袁州府題名記

申時行

周官施法於官府必建其正設其貳其職業相參而輕重相得為法甚善郡之有守有佐亦如之夫守大吏也天子側席而求剖符而命擇能而使大者據十數城小者不下數萬戶一境之內齒類林立守得而存亡休戚之祿吏鱗

袁州府志

卷三十三

藝文 記下

三十四

比守得而減否廢置之闔郡之喜懼繫其解頰感額之間而大小屬邑之吏無問賢不賢在其臂運指使之際其位亦高而勢亦重矣位高而無輔則孤勢重而不分則專故復有材賢者受命於天子而為之佐而守之于佐或心誠相知道誠相和有謀議則就諮有煩劇則聽理然後佐之于守亦將志得意附卑智盡力以攄發其材之所能為而輔其守之所不逮于是郡中之治益起而守之譽益尊此交修協贊之道也今之為守者挾尊官據重勢以為一郡之政事惟吾操縱弛張可以恣睢而無忌視其佐蔑如也而為佐者亦外受掩抑而內自濶疏其禮節不能相下心

志不能相孚則必相視漠然如秦越是直不守陵其佐佐
易其守以蠹政敗官已耳嗚呼此豈國家張官置吏之意
哉袁州江右一大郡也當湖湘之孔道雜吳楚之敝風其
民固號難治而會天子明聖銓司慎守法郡之守佐皆精
擇而器使之一時良吏於斯爲盛由是郡守李君寅實同
知楊君自治通判胡君夢桂推官郭君諫臣先後戾止於
袁既協力同心展采錯事復慨然曰袁自明興以來吏於
斯者踵接矣而名氏不傳藝文不列豈非郡志之闕哉乃
相與立石題名而郭君致李君之命屬予爲記予以爲郡
縣之吏誠循良慈厚長者有大造於民其在位則歌之去

袁州府志

卷三十三

藝文 記下

三十五

則思之沒則祠之名垂無窮逾于金石其他暴戾殃民貪
墨敗官者此其身不獲譴則幸矣奚名之足傳耶然在諸
君有深意焉今天子簡任俊良綜核名實僨工者膺不次
之賞庸違者蒙不測之誅有司群吏奔走率職而諸君日
惕惕焉奉法尤謹若曰某賢守某良佐吾輩之師也不且
失職某守而不賢某佐而不良吾輩之監也不且獲辜俛
仰左右克永觀省期在對揚休命以業厥官其亦銘戶牖
佩韋弦之意歟且諸君固東西南北之產也幸生同時仕
同寮乃復政同舉志同趣不忘前事之鑒以垂後世之則
其慮後人也深矣其有利於袁也大矣繼是而吏茲土者

尚論諸君之際能無惕然而深思趨然而慕傲者乎是碑其可以傳已茲刻也知府自朱守仁劉伯起而下若干人同知自孫養浩郭銘而下若干人通判自蔡廷琇林暄而下若干人推官自陳谷表陳全而下若干人名氏資歷具載其下若袁之山川風俗詳在郡志中茲不復論著云郭君子同年進士也

建萬載縣城南社倉記

宋良佐 萬載人

昔人有言救荒無奇策然王制以國無九年之蓄為不足無六年之蓄為急無三年之蓄為非國前漢志亦曰進業曰登再登曰平三登曰太平夫無蓄則不足且急而非其

袁州府志 卷三十三

藝文 記下

三

國有蓄則登且平而謂之太平蓋天時之荒歉無常而備之亦可不預也救荒之策其奇於積乎故宋紫陽朱子提舉浙東慮民艱食修舉荒政請于府得常平米六百石賑貸立社倉具有成法遇凶年民不缺食孝宗徵之進直徽猷閣下其法于諸路茲固救荒之表表者也大江以西惟吾萬田下賦上歲入之租不足供稅邦之廩庾儲蓄無幾一遇旱澇饑饉薦臻臨期告急計無所出積貯視他邑尤不可緩矣我侯西川胡公家近紫陽之居學邇淵源用能光大其緒出宰吾邑至則詢瘼察隱視民之艱食若切癩瘵立迎春亭以重時政建養濟院以恤孤貧置南儲倉以

便轉運清一徵法以平輸納政績顯著諸當道屢褒崇之
隆慶庚午大中丞劉公光濟疏之天子欽加大夫秩留久
收欲衽席吾民也尋奉起立社倉之法以備荒歉茲舉也
先得我侯惠下之心真足以償我侯民饑之念者乎侯庸
是措置多方度里中之地便民者各立社倉勸誘鄉井之
民民咸樂出粟以實焉設社長副以會計之歛散之規宛
然朱氏遺意鄉之東曰澗田西曰株樹潭曰進城曰牟村
每豎巨廩四門堂一以便省視城中居民輻輳其數有什
伯於鄉者取邑之南隅預備倉側則空地起立城南社倉
左右巨廩八中有廳前有門屋旁立小屋三間宿守者以

袁州府志

卷三十三

藝文 記下

三十一

司啟閉垣堵棟宇創造維新其材甚巨十倍於鄉真萬世
不易之規也是歲孟冬工竣邑之鄉耆屬予紀其事予以
爲君子之仕也固當志存益下而每難於施濟之衆濟衆
固難而濟衆於顛連無告者尤難也此法立蓋有滂不能
使之溢旱不能使之涸疫癘不能使之災惠澤沛然溢千
萬載其與朱子活浙東之民者其心一其事同救荒之策
孰逾於是子固慶聖天子愛民之心無窮而我侯仰副聖
天子之心益廣于無窮矣侯諱文光別號西川徽州黟縣
人登嘉靖己卯鄉進士今萬載有古循良風莫殫紀述而
宦業蓋未艾云

重建周蘆溪先生祠記

劉堯誨 巡撫

先生在宋康定間以洪州分寧簿被臺檄來攝蘆溪鎮市故袁人世祠先生在蘆溪道傍雜于闌闌間而垣堵不備地且秋隘又當江楚孔道也驛吏往往因之以館上官使客其或盡室行者則假寢處焉萬歷丁丑予自閩罷歸取道於袁驛吏具午食祠中往謁先生遺像歎曰予力不能為先生更諸爽塏而衛以垣堵也其終不忍以先生遺像而代館人惡鴛家居數月有命撫江西再過先生祠竊自許下袁州守鄭惇典議徙建乃卜地得蘆溪市北聖岡山麓故土人周氏廢宅也報可將擇日舉事予出公帑贖

袁州府志

卷三十三

藝文記下

三

鍰若干金來佐費屬同知陶之肖董其事自戊寅夏五月至冬十一月而祠成適兩廣今命下明年己卯春正予得代過袁度蘆溪敬謁先生祠命有司具牲帛而告落成于先生時在同有事者則按察司副使吳從憲袁州府知府鄭惇典同知陶之肖萍鄉縣知縣常自新暨學官諸弟子員若干人祭畢而飲落於寢歡甚按先生以宋淳祐元年詔封汝南伯從祀孔子廟庭迄今廟享遍宇內而宦遊如楚蜀江粵每專祠祀之蓋地以先生重而後人不能忘如是夫定崇尚以表俗顯聖哲以章志而祀事秩焉懿典修焉良二千石所由以導民率屬而能其官固非所以為堯

生重而子因是藉手報先生此自為職亦豈能重先生耶
乃先生之學載在圖書者夫固人人言之也而得于言外
旨者固難自手圖授二程造詣各從所契再傳而南而又
遠也然尊先生者無賢愚而皆屬之孟軻氏之後子亦楚
人也後先生五百餘歲往習靜山中從人寃反終之旨而
觀於無窮謬謂得見先生竊意先生逝矣其必有不與俱
亡者故像而祠之期尸祝于世世將使求見先生豈與彼
桑庚楚同慮耶

萍鄉縣新創磚城增設護隄記

姚一理知縣

萍以望縣名州聞天下而自漢迄元垂二千年載籍未有

袁州府志

卷三十三

藝文 記下

三九

紀城池者豈永安襲治可無備歟抑因循玩愒遇變不能
卒圖歟或運移事改興廢不可明徵歟母亦工繁費鉅當
職者視官如傳舍憚一勞而不遑為久逸舉耶無論隋唐
宋元來竊據長驅事即正德間瑞賊百餘猝至直突如入
無人之境庫獄不守則以城池不備云爾隨因郡寇洊起
興築土城始其役者知縣胡君珮嗣而葺者知縣高君桂
但壘土為垣無女牆迨嘉靖間架木覆瓦補敝支傾楊君
自治蔣君時謨黃君臺輩成後先奠力焉夫閱時觀變城
池繫重可前睹矣然考郡志載正德始築土城周圍一千
三百七丈五尺高一丈六尺址濶一丈五尺面濶九尺而

城圖亦繪沿城雉堞四面如一覈其實則當時惟築甃城週止西北若東南濱河民居列匝未嘗有城又焉有堞窳之設險之所利賴此豈可以緩急恃乎今上明燭萬里心闡八荒萬歷十年詔天下州邑未城者咸城之而萍鄉新創磚城之議由茲始焉巡撫都御史王公承制發藩帑沒官貲三千餘金檄郡二守陶侯令知縣沈君校縣丞周宗夏典史吳江共董其役初議岸城五百六十四丈五尺河城二百六十七丈五尺而河城較岸城得九之三每丈砌石爲基連堞高丈有五會工料磚物約金五千五百有奇卒費萬計公帑數外皆縣設處克之經始於十一年春至

十二月而功垂成忽值洪水衝灌比十二年春河及岍凡崩幾三百丈促工修補沈君尋以他事去矣功未及竣葺任事若是之難也夏巡撫都御史馬公申檄陶侯親督終役侯于是量日鳩工不愆於素趾基薄則培之馬道狹則拓之措置有方綜理縝密費不浮而食不縮民歡趨之維時守道戴公巡道沈公又以贖鍰四十緡佐之民用益勸既逾月遂告成功蓋始以陶侯而終亦以陶侯焉凡闢八門東來陽西連湘南達秀北通楚四正門東南三小水門學前建木欄植桃李曰禹門則侯自書額也冬一理捧檄來知縣事欣然與兆姓齊民同觀厥成次年春兩道會日

親行部閱視城垣水衝要害諭以贖金十五砌築石磯三
座用木為椿竹為棧殺水勢捍驚濤一理無似初視事即
以城基鑿水為虞竊議木椿竹棧猶未足以支水患莫若
於沿河增設護城石隄長以丈計須百高以尺計須五濶
如其高人可通行城得輔趾擬諸三磯功當數倍也顧所
捐金儉不克舉竊一理復請以修衙公直三十金益之不
足則取給於兩造之贖入兩道報可遂如所請築之按郡
城世傳為漢灌將軍作史無載筆而縣舊土城載於郡志
亦未見實錄矧今新創磚城增設護隄春秋所以重初城
之書者也匪有紀述傳信則杞宋無徵終有遺憾妻爰記
袁州府志

卷三十三

藝文記下

里

本末且圖勒石垂示將來蓋以著聖帝廟謨之宏遠揚蓋
臣經略之靖共而一理以涓滴承流洪澤有不嫌於紀實
不容于自隱者矣

鳳竹徐公生祠記

張春新
人新論

鳳竹徐公始令宜春擢南臺也越十有餘歲而袁人有去
思亭之建鄉進士迎川楊子記之矣又越十有餘歲來撫
江右公視列郡如一而為置學田袁所獨也太史鳳林張
子記之矣時袁人已有建祠之議公聞峻止弗遂其私蓋
嚴氏產連數郡官既征其租賃佐軍需歲額取盈耕住者
罔避荼毒若桔若甯數郡皆然而袁為甚公廉其狀會疏

奏乞斥賣受直兩便官民學田者特袁產匿報之一端耳
袁人昔茹苦滋于他郡者感德更深相與籲天而祝曰微
公曷活我公擢司空往又數歲感而祝者曷能頃刻釋此
祠之不容以不建也士民易梯等遂倡前議捐貲鬻地鳩
工聚材爲寢堂一若干楹肖公像于其中爲前堂一爲門
一廣稱之而各易以廂室繚以周垣制閣且備矣先是嘗
白于郡侯景山程公未及成而遷去茲告成于郡侯雲洲
鄭公請勒石之文用垂永久予惟實政之孚積久而益著
中心之感愈抑而彌堅是祠之役也公能拒之于相臨之
日而不能遏之於既遷之後斯民之直道尤章盛世之古

風攸復豈非久而益著抑而愈堅者乎然人皆知公位日
崇澤之廣被化之大行易易耳而不知其有所本也夫造
家者始之措措艱難亦孔瘠矣已而宏展厥猷規畫素定
爰啟寧宇紹厥祖世篤其惠斯承庥也曷有既哉故聖人
以綢繆牖戶爲知道之咏言立之預也燕翼詒謀爲數世
之仁言流之遠也公筮仕時即計袁之利病若何因不條
貫于中力所任任而爲之所弗克者任未究也則江右之
政孰非素定于袁者推之耶而袁人世受其賜矣然又非
始于袁也公家食時即殫精于邱文莊衍義補一書凡天
下之利病其暫可行與久而不可易者又莫不條貫于中

藏器待時動有矩矱當繁劇嬰變故身所未經者若熟讀衆所難決者可立辨匪蓄之預能耶是故爲賢令爲名御史爲良藩臬爲衛社稷大臣敷歷中外所至霑渥誠孟氏所謂有本者如是而可徒以崇位掩其實德哉公之嘉績在在頌述江右之績又驟見于會城遺愛祠記中故不具論茲本袁人立祠之意誦其德之及于袁所以繫袁人之思者如此而不足以盡公也祠在郡城東之通衢諸與是舉得附名于碑陰

黃太常置表忠祠祭田記

周應治 知縣

愚嘗觀漢文帝赦季布之罪而知英君諷辟其度量豈不

袁州府志

卷三十三

藝文 記下

四三

超越尋常也哉文皇帝之言曰使練子寧在吾且重用之而語請戮周是修者曰彼食其祿各盡其心竟舍之不問莊誦此語文皇帝其儼然漢高之度量歟而勸忠之微權寓矣嗣是洪熙之初仁廟特賜赦于四民穆廟登極遂有詔秩諸公崆峒李公之視學也則祠祀練公於金川二泉邵公之視學也則祠祀太常于茲邑予守官於此每展先生祠下慨先生苗裔不留秩祀之外無以奉時祀者適先生之七世遺孫雲自金陵持牒來歸而予謀以居之飼之無得也則有慨然矣會縣治重修得羨金五十兩乃爲置田三十五畝四分地三畝五分以備時祭之需庄舍三楹

以居耕佃又爲給牒復其身照生儒例使朝夕祠下以安
先生之靈且識諸產坵段于碑之陰以杜後人之私相授
受者脫有之即以盜賣官田不詢來歷之罪罪之凡此蓋
亦仰體列聖勸忠之微意竊附李邵二公好德之盛舉也
作置表忠祠祭田記

重修南米倉記

畢懋良知縣

南米倉之建其來久矣至今益朽敗甚幾不能以盛予捐
資庀材鳩工補緝者六監造者二不費民間一粒越閱月
成予聞康樂昔頗裕今所在蕭然大都苦于南運小舟苦
草竊大舟苦風濤至白都石石而輸之又苦輶載所費詎

蒙州府志

卷三十三

藝文 記下

四

可限量故事委二三糧里任之雖竭家以從猶且不給予
益以三千石南布邑所稱大利也條陳帶解各脚耗銀給
票令自催收不從官中免發無名妄費嚴令禁革分數撥
各都圖悉余酌定不假手吏胥無偏傷之患各糧里忻忻
自以爲得蘓息乃余猶爲康樂瘠土之民差繁賦重雖出
空力以效國課終不若優游閭里者之爲逸也自彫疲既
久豈能頓復因于修倉工竣以南解之苦及予所以優恤
南解之方質言一二與爾父子兄弟永守之若立石侈譚
營造非予意也是爲記

宣風大虹橋記

徐之孟 推官

宣風舊有大虹橋更木爲石自陳使君使君始事由署萍
今竟事亦署萍始于甲午冬月竟于戊戌夏月橋費可千
金越三載乃落成詎不難哉而使君以千金之橋不請貯
金銖鎔曾弗以此益贖鍰又無動民間一石一木一船一
夫不得不需歲月歲月積則工餽靡爲之益難然上爲文
法慎重下爲脂膏珍惜中爲官守兢持惟知一勞永逸則
賴實多而寧需月靡工餽勢固爾爾工訖使君走一介告
於予曰可以記矣予惟始天下事不易成天下事難成天
下事不易方其始而即圖所成及其成而克竟其始者尤
難方使君之始之也疇不謂使君難其成及使君之成之

袁州府志

卷三十三

藝文 記下

四五

也疇不謂使君奇其始總之斷于使君之果念耳果之言
誠也一念果誠可以動天可以格物天下無難事于橋何
有覩斯橋也知使君無難天下事矣天下事以無事事類
因循而遺切要以有事事多擾攘而滋勞傷惟是酌于有
無之間不以秦越視民不以傳舍視吏不以我始不必我
成重首事不以我成不必我享委半途當急則急可緩則
緩貽千百年於未逸而民不見勞斯善天下事者也使君
其熟籌之矣茲役也仰成使君慨施勤督賴鎮尉易君乾
重使君之舉疏勸處助予亦微有心焉繼使君設法董役
翌襄其間于陸令公不沒也陳使君諱啟孫判袁州先後

攝邑事浙之餘姚人

袁州袁先生祠記

錢 櫟 提學

漢陳仲舉爲豫章守甫下車而首訪徐孺子特設一榻以待至今以爲美談予癸巳承乏袁陽庶幾過其人而不可得進而求之于古有袁先生京亦漢人隱居不仕讀書兩山中世咸高之因名郡爲袁州山亦爲袁山而郡無其祠咎在布司予以初至力不能特創卜地宜春學右得廢驛猶存堂一楹門垣漸就地矣喜其易舉將有事焉尋以憂去不果遲之十年予復視學江右行部袁陽而郡刺史高君以舊誼觴予于宜春臺遙望故址并其堂與門垣無之

袁州府志卷三十三

藝文 記下

四十六

美予憮然道故高刺史請以身任之不一年祠成徵予言爲記且曰是公故志也予因歎古之王侯將相或有功地方及生長茲土既沒而人思之爲之立祠以識不忘又未足而即其生平所居所經之山水而豔名之止矣至以之名郡似止吾浙西之嚴與江右之袁則以子陵與先生故兩人皆布衣而兩郡之名若增而重餘鮮聞者如所稱徐孺子弟以懸榻名其里而豫章之郡不改乃袁猶然不敢直斥其名而祇借其姓既以名郡而更又以名山充足重也及欲數其事而稱之則寥寥無聞即徐孺子陳義至高亦厓厓多難絮酒遠酬故人一事爲可稱繇此以談士君

子砥行立名而垂芳耀景者豈必名位勲猷哉而孺子
遇陳仲舉亦何所托以不朽千載而誰知南州之有高
士故闇然自修較然不欺而姓名湮滅泯泯不傳者古今
亦不少也今豫章有孺子祠歲祀不絕而袁陽尚未舉行
非先生之不能為孺子固予之不能為仲舉耳顧前此自
歎至今莫之舉矣而予始欲舉之即予欲舉矣又不克終
而直待今日是亦有效也是役也高刺史實首倡而陳司
馬經營尤力即其故山佃金得百餘不煩官帑宜春周令
又以俸佐之始落成焉為堂五楹奉先生於後而前堂亦
五楹為講堂左右廡各十諸生肄業其中門樓翼然郡城
如屏秀江若帶學宮踞其東長橋跨其西稱大觀矣寧不
足一當先生乎刺史高名為表番禺縣人司馬陳公名啟
孫餘姚縣人宜春令名應偁吳江縣人皆得並書

修袁州府儒學記

鄒元標

吉水人

予昔過袁覩其山川秀鬱澤宮宏遠入其堂一讀盱江記
竊歎曰譚澤宮者率豔稱盱江一記未至其宮若神遊其
庭焉此地後先彪炳未必非盱江一記之力入我明來凡
幾修矣邇以年久殿堂齋廡頽圯日甚諸生李靜春袁輝
春李素等上狀太守汪公公慨然曰是吾責也復上狀當
道諸使君而捐所自贖醵記百有餘緡于是頽者起舊者

新學宮煥然學博林子若全偕諸生黃同寅黃時選等將
洋使君命謁記于鄒子鄒子惟盱江一文即善爲辭者亦
多披靡矧元標腐儒其何能爲役惟是憶盱江昔所諷諭
多士以治與亂衡言欲諸生值亂而死忠死孝陳誼非不
甚高或有所激云然予竊謂良師帥訓子弟也如姆母愛
其女然姆母訓其子也居嘗限以重闔飾以佩玉即寢則
絰結其身既字于人惟告之曰無違夫子及采蘋采蘋諸
事而已必未嘗教以截髮割鼻斬指之事蓋父母愛其子
也道其常常者天地之常經也萬一事窮時危蓋出于情
之所不容已而勢之莫可如何雖秉大義者時揚權一二

袁州府志

卷三十三

藝文 記下

四八

以厲世磨鈍然亦非貞執彰教者所忍言也故上古曰校
曰序曰庠總歸於明倫倫有五君子惟道其常以故歌詠
有章進退有度錡鎔有方藩籬絰結何周以密皆所以興
其志意束其筋骨鎔其躁心歸于中和內而修身繕性由
家而鄉而國而天下斯學之實也夫以節自見歷世而不
覩一焉顧近世之所以爲學者平日視澤宮爲贅麗足終
年不一至號頴敏者多拮据以博青紫既得青紫際前語
如芻狗不知生平所期許者謂何間有知吾之所業者徒
爲利祿計視古人明德親民之旨未萬分之一欲竊有志
焉則又從而姍笑之而古人之學曰荒袁代有聞人無華

麗以蕩心娛志其之于道也直反掌耳學而聞道則不虛
生不虛生必不虛死臨難而不可奪乃餘事耳多士曷之
哉刺史以學爲政欲元標一言其志欲復古不汲汲簿書
期會間可知元標言得無有概萬分一乎若謂與盱江言
稍殊指以元標有怯志則吾不知矣汪公名若冰以南京
民部郎出守粵富川人同知金公名錫周臨海人通判李
公名鳳毛太倉人推官王公名隆德桐鄉人宜春知縣劉
公名汝芳宣城人咸樂相其成例得並書

新置學田碑記

袁業泗宜春人

今皇帝在宥之三十七年郡伯汪侯蒞吾袁且三載矣寬

袁州府志

卷三十三

藝文 記下

完

而采亂而敬擾而毅簡而廉九德咸備吏民畏懷諸媿政
弗能殫述獨置學田一事勵人心維士風關係久遠寧容
無言以紀不朽竊惟朝廷廣勵學宮給以廩佐以膳規制
亦云備矣而學田何居尤當事者周思曲慮嘉會無窮已
也我汪侯政先教化毅然以興起斯文爲己任獎恬靜退
陽鱗日有會月有課親臨校闕弗塗空文諸所勞費割俸
勿問大造我袁士亦既渥矣猶以爲國家尊賢養士覲食
報于他年有司當官儲材寧飾采于一日不可以當吾世
而失遠圖必置田遂捐金七十餘兩得腴田於高坵周家
坪處歲租七百二十二俾諸弟子員永永藉焉已又慮桂

時學田出入一秉學使究之士未沾升斗而文移簿書往來勾校反爲學擾侯曰吾設田獵虛名即悅當道即將令閭閻下士飲食我卵翼我庶一日有天地則一日有吾澤在故田設而上不請租入而官無與收支惟學豐儉惟學一切賑貧弔乏惟學厚諸生以實而勿擾諸生以名嗟乎士固有志不振則不厲士固有氣不養則不厚二子亦知汪侯設田之意乎修禮以耕陳義以種講學以耨本仁以聚咀其華沃其根晬盎有徵四體充盈身之肥也父慈子孝兄良弟恭夫信妻貞長惠幼順家之肥也嘉謀嘉猷我后賴之大法小廉百辟式之國之肥也或司封疆或領

袁州府志

卷三十三

藝文 記下

五

中原邊鄙安瀾黔黎輯睦天下之肥也則我汪侯今日學田之設毋乃欲二子肥其身以肥家國天下乎不然而徒希心于利達滿志於溫飽使下士大笑之而亦甚非我汪侯建田雅意矣夫天下靡學無記獨吾郡學記海內奉爲尸龜總之忠孝兩言耳今汪侯平明之政不減於祖君而修學設田之旨遠振夫忠孝此異代而同符曠世而一轍者也二三子亦悚然于中否耶是用書其基址稅畝租利俾後之君子清而理之勤而撫之母忘當世之首事者侯諱若水富川人丞金諱錫周臨海人倅李諱鳳毛太倉人司理王諱隆德桐鄉人同心協濟例得並書

田地名高坵周家坪

等處載稅三十九畝有奇歲租七百二十二桶庄屋一棟
二箇佃名王享五王仙五等每年止納學租一應縣差里
役俱免

盧洲三元閣記

袁業泗

按盧洲盧狀元肇讀書處臨洲之上品故卓絕初墜石以
志千霄韓昌黎刺袁時西北有慶雲見洲實當之不數年
而肇大魁則洲名尚矣後石移東湖張南軒且謂其挺然
特立望之似汲黯寢淮南氣象嗟乎一石猶繫人愛况茲
洲哉時代遞遷滄桑互易志士高人徒懷仰止一日鄉紳
士民僉曰狀元洲雄據中央迴瀾砥柱一郡鎖鑰矧盧君
實式臨之建閣壯觀實闡郡利賴時郡別駕毛侯從中總

袁州府志

卷三十三

藝文 記下

五

德之注向鼓舞適中州李侯貳守吾袁兩攝篆得修舉盧
洲忻然首肯親臨賜額前後捐金幾三百毛侯與司理伍
侯邑廉侯各捐金有差一郡士夫同心捐助三元閣不日
成矣障以石岫周以高垣繡栢星拱綠柱雲連門廊亭臺
漸次重構下蟠地軸上膺天樞中流峻起四望崢嶸南瞻
大仰則鄭拾遺書堂在焉雲臺一編載入金匱至今炳炳
北眺袁岡高士遺跡清風萬古西顧北巖遙對昌黎文鏡
遺愛猶堪墮淚朱幡墨綬暇日登覽倘亦有甘棠思乎東
企釣臺以下徵君之風采太常之忠耿動少微貫日月吾
儕亦有意乎猗歟茲閣成而神靈護綏波恬川澄月恒日

升鍾英毓秀洵足美已然則地之靈孰翼之靈人之傑孰
助之傑閭閻之豐盛孰錫之盛工始于歲乙卯竣于丁巳
計費金幾二千餘此時予方解政歸養首事者索文予不
敏聊記其創始如此且識狀元興復之機云

重修秀江橋記

袁業泗

按府志秀江橋始末天順八年夏四月橋圯知府劉公懋
因舊基修復民德之陳定記繇天順至嘉靖二十三年時
百餘歲矣正月初橋災分宜相國發賜金二千七百兩付
嗣蕃召工甃石修築橋成奏聞世宗肅皇帝賜額廣濟大
學士徐階記煌煌寶翰回史冊迄萬歷戊子年水衝北

袁州府志

卷三十三

藝文 記下

五十二

岸橋一甃宜春縣知縣蔣公應震補甃捐金六百兩未嘗
病民至萬歷乙巳年全橋盡圯止遺北岍橋一堞病涉十
餘年往來苦之知府黃公鳴喬縣廉公養貞命工復仍舊
基築甃里耆陳國鏡劉復吾等監造不肖泗董其事共費
三千餘金柱石欄杆儼然如舊無何丁丑寇迫橋壞時姪
繼咸有維揚之役語曰此橋不亟修後將不可支遂捐金
五十兩屬里耆崔楊等貯修荷郡大夫解公印簿捐貲召
匠採石泗亦與監督恭年完整如故遂費金二百六十兩
衆力共成橋始末如此橋之前曰盧洲乃盧狀元肇讀書
處今翊三元閣併盧祠在焉泗與修記文閣之後為震山

建文筆峰其上實一郡大觀知府王公猷縣王公家賓爲
記茲併付碑以俟觀風者採焉於是系之以銘銘曰富平
既設洛陽亦奕賢路且通匪云利涉桃花翠浪銀河直上
虹跨萬年唐虞齊唱時崇禎十三年庚辰歲也

重修珠泉亭記

侯世屏 同知

夫珠泉亭何昉乎關疆於泉水嶺結亭其上而亭下一泓
澄碧澱沸如琲珠自中盤折九曲溉田萬頃蓋兩居其勝
而名所由來矣且縮轂南城對春臺相輝映而此泉襟帶
以陰消其鬱攸之氣若天所造焉洵郡治一勝觀哉奈歲
久日圯而從東關門於形家亡當也泉之上有臺則跬步

袁州府志

卷三十三

藝文 記下

五三

靡騁矣泉之下有樓樓之旁有廊則一木莫支矣垣之境
途之第池之堙城之塌將爲鹿場鼠壤矣蒲陽黃太公三
平報政百廢俱飭一日攜予與攜李劉公龍水孟公觴飲
于其上因歎曰以名勝之區阨陟如斯寧得不一繕葺之
乎不惟負山霧且負茲來游矣輒遴委檢校韓朱錦董其
役洛奉公畫諾公悉捐餐錢辦之會春水瀑漲山谷中有
緋纜木柵蔽江而下又若天所相焉以勝其任乎迺卜日
興事陳舂揭蘊沙礫撤曲廊疊層城夷沮洳即一榱一堵
一瓦一石不以問之民傭者且計日受直門關中道將將
爾堂增疏櫺矚矚爾樓拱兩翼翼爾臺廊方丈平平瀟

池湧渙文湜湜爾墉繚重圍汔汔爾途表夷庚膺膺爾即
袁江多佳山水而思清冷之適也高明之觀也舍此其奚
之哉蘓子曰人之居乎此也必有以樂乎此也居則樂樂
則不去班荆燕胥極悵懷萃蓋景與心會也與公猶慮守
者莫何新構罔功募僧性存守之復于在官田塘之內度
肥瘠而輕重賦之田多者剖半而僧自爲之耕塘腴者徵
租而食其餘于僧不費不擾官民兩利皆公心清如泉與
民休息意乎嗟乎天不人不因人不天不成坎以潤于下
離以炎于上陰陽互媾以消息其機天之所以示象于人
也五生不相殄五尅不相逆饒減並用以變化如螽人之

袁州府志

卷三十三

藝文 記下

五十四

所以補大於天也撫茲一泉不似壘空之在大澤乎然因
泉以名亭因亭以濬泉收坎之潤以洩離之亢天乎人乎
其幹旋造化者之善權哉公新其堂構俾此嶺此泉以競
秀於南城也其名亦藉以不朽是公大有造於袁也夫即
以之斟酌元氣持衡天下可矣工剏于仲春告成于初夏
公始迨然曰盍往觀乎同儕相與臨流舉觴喁喁移夕于
不揣不嫻於文援筆而紀其事公名鳴喬字啟融蒲田人
甲辰進士萬歷庚申歲季夏望日

西城三官祠記

袁繼咸 頁春人

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治矣軍旅之事受命于廟受

於社犧牲玉帛必虔祝史陳辭可以一戰乎而或曰未也
民神之主也告民力之晉存者先成名而後致於神故其
道有神之聽之而無聽于神以為聽于神必據荒忽而邀
不可知之福據荒忽而邀不可知之福必棄百姓而廢當
成之業為民之心力無所不殫而冥感元通倘恍若遇焉
匪必其果有神即其果有神而予以為非神也為民之誠
之至也太守西安解公鎮撫袁山蓋亦有年民大和會神
罔時恫丁丑仲冬楚寇闖入以為公憂公聞之投袂而起
劍及室皇車及于市而寇即齧指宵遁謂非威神之所懾
歟公因是以稱畚築增城隍謹訓練畫郊圻多儲侍象物

而動浹旬而具官修其方民忘其勞郡西門外舊有三官
閣賊行火矣公移而更新之兼廟大士而妥之而民益龜
勉從事公曰疇昔之夜神實見夢於予夫夢因也想也帝
座鈞天可以遊聽必無夢乘車入鼠穴憂危綢繆至意徹
于先醒如呼神明而語之假實則不至而靜目以幽求終
乃頽然而寐矣且三官之名不載於祀典大士之祝不領
於祠官脫果有知豈不能于周廬既燼之餘巋然靈光自
忝脫其志果在裡祀豈不必出光怪驚動福禍以邀百姓
乃徒向公乞靈耶神所憑依將在德矣於彼乎於此乎
其取之或屬或不屬耳至人之體質氣散神之所藏即

神之所附也力有難全毗庶獻之而不能受道有必達魄兆
縈之而不肯去禮樂鬼神各虔其職兵農桑祭相錯為理
無所借于彼而獨存則為彼之所借矣故夫雞蟲之孽赤
白之雄匪真大憝巨敵也寇至之無時而民生之不寧匪
在燕閒可徐取而安定勞求之也公閱皇之忱如達於面
而劫必之効已形於手為民之誠之至不以大小險夷間
也其徹人天而感冥漠宜也今者室戶相交本末不撓民
曰幸矣神之格思其有據乎則又或致望焉曰享祀豐潔
何以報我永為茲土禦災捍患乎世無不更張之治法而
有能不攜貳之精爽嘗循覽往事城郭折已夷井木抑已
是為記

袁州府志

卷三十三

藝文記下

二十六

湮崇功報德之祠亦且散為寒烟蕩為冷風而中獨有耿
耿長存者為民之誠之至不可掩而不可射如此夫子既
欽公之為神依而更歆神之知所依也雖曰有神焉可也
是為記

郡伯解公鼎建各營哨碑記

袁繼咸

丁丑之歲仲冬晦日臨監巨寇數千踴躡攸醴踐掠昭萍
勢如破竹隨長驅抵袁斫門監梯畢盡攻城之技勢眈眈
必下若瑞若臨槩虞唇齒幸郡伯華育解公專城斯際殫
心瘁力不辭嚴風凍雪嬰城固守時郡之西門正寇之首
衝一面也公不動聲色率兇整介胄暨閭井効死之衆捐

金激犒更分汎各寅僚共相協防公平日威信固結雖敵
衆我寡鏖攻七晝夜其如瞋目雉牒者堅壘具在人心公
既暇整寇已失其銳矣會部院以調遣臨郊及程令乞楚
師兼至公啟壁夾擊俘殲無算衆孽迷踉蹌遁去孤城所
繇幾危而復安也然公豈旦夕獲茲殊蹟哉公下車正值
游饑後流離瑣尾而公茹蘗持荼多方招撫屬楚氛隣震
除器飭備百爾繕葺著有固圉要畧諸書爲未雨徹土之
防讀者蚤知公之籌算遠矣寇遁而衆方相紐公獨悵悵
既割俸增築城闔復深隍渠徐進鄉大夫士庶而前曰若
曹雖僥倖以有今日而近顧虞墉壘遠顧虞關隘善後謂

袁州府志

卷三十三

藝文記下

五十七

何補牢猶未晚也爰稽舊額精兵數百星散各邑統無專
閫故武滿弛而緩急靡恃脫今衛不益兵將有險無守雖
孫吳固以制勝兵議募一千用六百均隸卽萍而分隸分
萬者各二百顧益兵則指饗置帥營房幕府勢必關隘要
地連彙並舉因謀之紳衿父老輩白諸當道既許可仍協
謀詳酌凡官餼兵糧供應器械若而費再三較訂尤懼以
安民者困民念袁賦什伯他封邇來兼苦寇餉而編較萬
不容已因是痛心疾首每縣酌衷厥畝以給公需貯厥羨
以備餘費務期公私兩便無憾而後即安蓋凡我公之所
爲正極難耳公爲其難而一時帥門兵營以暨諸關哨塞

堡星羅碁布煥然畢舉軍容交振若李光弼新入河陽壁壘旌旗一變今自東郊卜築郡營外復謀所以控扼湘楚者以防洞庭旋擇險于萍邑之西關勦建營署合計官廨若干兵舍若干楹工始于己卯年二月落成于十一月棟宇飛翬形勢克壯真一方雄鎮哉是役也董謀則道憲王公郭公吳公協贊則郡丞周公別駕林公司李丁公前司理陳公則庀材督造之勞尤多也至若篤念孤城百世之安維始圖終實賴華育解公云雖然神氣壯矣瘠土繁徭皮枯血盡所期繼茲郡長如我公者嚆培元氣庶營衛一充或稍可安枕於一隅也撫時思變其將有感於斯文公

袁州府志

卷三十三

藝文 記下

五

名經達號華育陝西韓城人崇禎庚辰歲冬月記

湘東營房記

袁一唯

袁治居楚之畫地踞上游兵自下而溯度能至臨而止吾鍾山之險甲於吳楚滿水磷峒峻石五里而入昌山昌山磷峒尤甚兩崖之間嶺高而壁峻徑纔容趾百人守險千人莫踰即有不測度不能渡昌山而入也萍介兩省當滇南蜀楚之衝長沙一帶皆平原曠野非有高山險峽之界于其間也插嶺雖雄無江塹足恃在吾袁猶外藩耳湘東背山面水居民繁茂沿流置堡據河而守之是誠與昌山之險可並峙為吾袁之鎖鑰者田郡侯臨袁每歲聞警必

親至挿嶺修鎮督兵其為外藩計至勤懇也越數年而有
湘東建立營房之議當事可其請別駕孟公力董于成蓋
前此未有也夫太平無事甲鈍戈朽防弛備疎怡堂宴笑
此人臣之福而非百姓之慶也萍之接楚境也計醴陵至
挿嶺不逾半徇萬一挿嶺不及禦而四十里至湘東有備
可以無虞此則倣九邊重關之至意小用之一郡者也昔
高皇帝于袁置衛武職繁森非袁多故惟接滇南楚蜀之
衝是故以袁為塞邑使變不至于吳越而袁守湘東猶吳
越之有袁小大異耳夫以天下為家者聖天子之事也以
一郡為家者賢刺史之職也而控喉窒戶曾不得越虞而
袁州府志

卷三十三

藝文 記下

五十九

號是將以湘東安袁以袁安吳越又豈惟一郡之庥然南
贛必設重軍而袁僅制衛者自陸口入袁亦流逆而河高
僻險而舟楫艱此袁之可以衛安吳越而湘東之可以營
房安袁而非迂也或曰兵未及境勞民動衆奈何今東西
諸路多請新立司道以備寇至久矣世廟時李大鑾寇萬
載殘劉已過然後議設黎源銅鼓二哨雖備後虞實罹前
禍與其設於有事之後不若立於無事之先豈非聖人之
所為除戎器戎不虞者乎祇慮法久則敝兵冒於食伍虛
其人非甚有故無所用之因而議首事者之無謂夫設垣
以備盜不可以無盜而撤垣蓄犬以防奸不可以無奸而

禁犬矧其在告警之日耶高皇帝內防外鎮犬牙相制襲常豎變不嘗忘備則惟斯元元之慮周以遠也詩曰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于斯有焉

龍河橋堰記

韋明傑

邑故有竹山洞水合於塢溪交流城內環泮宮以達龍河龍河故有橋與兩岍城關相連爲邑者譚煜世建橋之下有堰則其子姓通族所築因設水碓以爲利而一邑之風氣與扞蔽實兩藉焉歲己酉馮夷作崇其勢高出城關門橋堰一時盡圯甲寅秋譚君經濟慨然繼祖志重修是橋越乙郊復圯再修皆獨力肩之橋遂以成至今綿亘而堰

袁州府志

卷三十三

藝文 記下

六

則僅存故址後且爲不法者去其所忌浸以蕩然譚聚族而訟兩臺臺檄行府縣議復其舊遂延二十餘年徒望洋而歎予壬申葺理城垣爲重建左關麗譙見水門高廣以殺水勢厥功固偉將無尾閭洩之風氣大散乎且新上之民飛駕小艇闌入城河設有奸人暴客溷跡其中何以譏之因與譚君數徘徊水次曰是堰可復也譚君唯唯而咨嗟于衆心之不一專利之多口予曰碓則私而堰則公以一勞貽永利以利益一姓者小而以關通邑之風氣以質一方之扞禦者大且橋可繼先志而堰獨不可嗣前功乎矧有憲檄在即尚利庸何傷于是譚君復唯唯相率醵金

積薪負土畚鍤旋施堤址垂就會暑雨橫流仍從築旋圯
予再鼓以作其氣終不以一費廢九仗也已于事而竣相
與登城凭橋眺望二水洋洋交瀦學宮之前迤邐虹橋滌
迎筆架無復有奔流如箭一寫無餘令人覩川流而興情
逝者不大有裨于人文之聚乎水陸十門而水居其三南
浦踞其上流塢溪樹以石柵龍河得此一堰爲北門鎖鑰
無復有篙師舵伯銜尾而進爲奸人暴客所睥睨乘間竊
發者不又有益於千楸之助乎是役也計費銀若干緡爲
譚姓通族科派有差議以朝夕錐刀佐歲時所葺所謂因
利以導之不損民財不費官帑而實陰有造于全邑者也

袁州府志

卷三十三

藝文

記下

三

乃其經營拮据克紹前業令堰與橋襟流如帶不致問諸
水濱以有今日則惟譚君之功予特爲記其事勒諸石以
告後之君子庶幾無使有不法奸民去其所忌以與譚氏
讐而重以拂通邑之同然者是爲記

重修秀江橋記

胡希聖

秀江在郡城北門外爲通衢要津跨江而橋所繇來遠矣
閩邑之風氣與人文之盛衰繫焉固不止利有攸往弘濟
萬人已也明嘉靖年間分宜介溪公在相位出資金二千
七百有奇鼎構此橋極一時盛事嗣是屢圯屢修至萬曆
間全橋盡頽先賢大鴻臚景源袁公偕義鼎建崇禎丁凡

楚寇逼城橋被挖壞先賢總督臨侯袁公復與景源公重
謀修葺越二十載爲順治丙申兵火蹂躪茲橋漸以不支
前郡守泰巖吳公思慮預防爲經久計而孝廉勝之袁君
慨然倡首謀贊拮据功實懋焉登斯橋者固如履周道而
馳康莊矣余不佞叨守是邦景仰前徽將與都人士慶遺
澤未艾也乃辛丑夏五月淫雨連綿洪水陡漲滔天之勢
實從前未有壞民居滄民田溺民命慘苦百端橋遂因之
崩裂惜哉予不佞念此殘疆知恢復之難也袁郡七遭兵
燹民窮財盡而此日物力艱貴較嘉萬時且十倍亦復奈
何雖然此固非得已事也余謀之寅協諸公與廣文范君
而孝廉勝之即起而身任其責多方料理不遺餘力勝之
即景源公令嗣也後先倡義均足不朽茲橋漸告成矣郡
邑紳士百姓皆于萬難措處中慷慨樂輸襄此盛舉而奔
走効力協謀勸助則老僧破衲與橋長蕭引悅楊文瀾張
廷耀余一麟姚文元等鄉耆張文雲徐益俸張國卿葉元
茂等之勞均不可泯也工始于辛丑六月越癸卯七月乃
竣計費金 千 百有奇嗚呼艱哉余不佞不敢多言功
特叙茲橋興廢始末與夫今日落成之難用告後之君子
當留心護葺以永茲澤也哉是爲記

秀江橋記

國朝 施閏章

袁州府志

卷三十三

藝文 記下

十一

事嘗發於不再計而成於不憚煩當大險之未濟也興役動衆功鉅費艱無夙儲以經始則相顧畏縮不敢發及其垂成而莫究也財力既殫經營既倦衆皆曰是可已矣餘以俟異日則姑苟且卒事而其敗也潰散而不可收凡事盡然郡國之治橋梁其一也夫出人力以興陽侯爭勝負用之湍流漂石之所十金不當一也取之公私瘠枯耗弊之餘一金不翅十也于此不辭難不終倦而爲之堅以備則其事爲可書袁州北郭道當江楚之衝秀江湍悍實齧城根明嘉靖中始置石橋賜名廣澤而郡人猶稱曰秀江橋從其地也今百餘年興廢凡三告矣先是萬歷之己酉

袁州府志

卷三十三

藝文

記下

十一

橋崩及趾遂有議他徙者郡人作浮梁於邑學之東偏因仍十餘年于時郡守黃君鳴喬興復其舊維大鴻臚袁公業泗是董是營已又同江督袁公繼咸修繕

國朝順治丙申前守吳君南岱又補葺之並有記辛丑夏五月江漲暴甚傾壞十餘丈益磯于江故易泐又教苦兵寇蹂躪催敗亦其勢然也方是時衆相顧震駭謂是殆不可復或需之遲久漲存至僅存之石必蕩決無遺留于時文武上下僉謀斯同募金伐石維太守胡君希聖是諏是圖將訖工而胡君免去今李君芳春至不遑啟處乃克成

四覆以石旁置欄檻補塞罅漏益舊增新其間訖後

勸用續鴻臚公之志者則進士袁君繼梓與有力焉問其
費比若干金問其落成則乙巳歲是役也爲之數年助之
者千百人而倡于二三長吏及士大夫相繼修舉必果必
周以迄有成夫袁之人亦勞矣其土瘠無他產人無他業
又多藉客佃力不任賦稅既儉且貧故重棄財歲又游饑
修城治縣之役且駢集非上竭其誠下激于義烏能有爲
而畢就哉君子所履小人所視於戲是可知爲政也已同
事茲役者協守副總兵許君壯猷袁州府同知孫君席慶
推官鄭君煥袁協都司董君正已知宜春縣張君浩董君
義行署縣事鄭君宰皆捐橐有勞績尚裨來者有攷云康

袁州府志

卷三十三

藝文記下

六十三

熙丙午仲夏月

化成巖記

施閏章

亭于化成之巖曰語石以其與石相對堪共語也巖在宜
春城北大石礪礪矗立數丈好事者覆之以閣若不知有
石者予見之失笑謂若屈偉丈夫帕其首作三日新婦耳
盍去之郡丞孫君曰諾于是發屋而石出徙閣而亭成稍
進爲李衛公讀書臺巖洞炯然其色深碧如菴舊初開而
拳其半名之曰青蓮洞撤巖下敗屋數楹始見巖勢側出
如覆掌又如老人俯首舉袖揖客于烟霧間客之同遊者
皆曠若發覆僧之居是巖者亦說以爲非吾故巖也于是

與客舉酒歡甚山水之有亭榭猶人之高冠長佩也在禍
其不足不得揜其有餘向之人非不亟賞之也愛護之已
甚而失之覲面者也予非能有所加也因勢損益相之物
外而遇乎其天者也是不可以不記

袁州府新建府堂記

熊文舉

蓋不佞文舉猶記戊辰從師西蜀曾道袁州歷覽江山諸
勝停車悵然者久之考圖記地接湖湘是爲江右輿區而
俗尚古淳土風悠穆山川毓孕良不偶然及兵燹之後城
闕摧頽人文凋耗烽火蝸蟾羽檄旁午怵怵惴惴不有寧
也賴

袁州府志

卷三十三

藝文 記下

李四

皇朝聲靈赫濯取次蕩汎芟彘山高水深漠然漸有太平
之慶乃太守李公下車蒿目地方之阡危公署之榛礫深
念之矣謂政治不昭民罔綏靖堂皇不肅民罔瞻依因出
廉俸首倡厲吏踴和庶民子來不數月而府堂告成殖殖
其庭有覺其樞輓者趨者豁然鼓舞耳目一新即不佞聞
之遙燭隣輝額手稱慶屬年友袁勝之進士致地方紳士
之意俾記其事予屏居蓼渚未獲登公之堂亟見君子然
遙意當日所歷之山水所遊之人物而竊有感也夫山水
無異以人而興廢俗尚何殊因時而不變天下事無不敗
于因循苟且一念苟且因循則生民之痼瘼等于隔膜事

機之叢脞輒護後人日往月來悠悠曷極即

新朝鼎定以來袁之官太守者屢易矣未聞有毅然新其
堂構以臨民而出治者而公獨煌煌創始不委諸物力之
艱難不需諸後人之締造益由其夙夜匪懈無刻不在吏
治民生以清肅示風規以寬和爲愛養吏治清而後精神
暢悅民力暇而後興作無勞此堂建吾知袁民之遊其宇
下者無幽隱而不可達無疾痛而不可呼蓋熙熙然長在
光天化日之中以耕耨之餘修其詩書禮樂異時人物之
昌隆財用之殷阜日可俟也不佞兩佐統鈞每與諸司言
方今

袁州府志

卷三十三

藝文 記下

六十五

朝廷子惠元元爲萬物吐氣惟郡守爲最要蓋督撫監司
去民遠尊而不親縣令去民近親而不尊惟郡守仰承德
意下飭有司且尊且親使今之爲郡守者盡如李公清明
樂易百廢具興事取安詳功垂遠大道化之行其有望乎
稽昔唐韓昌黎宋張廣漢皆守袁郡昌黎之文章風節炳
蔚廣漢之道德理學淵源李公將與參立而並美踵事而
增華矧重葺郡城鼎建書院釐正萬邑賦役崇新郡邑費
宮上爲

朝廷下撫士庶實心實政俱卓然可垂不朽尤其大章明
較著者也不佞譎陋無文因袁君之遠將拮據以應冀公

旌旆貴章門得撰杖履而請事當有進于此者茲固其嚆
矢云是役也郡司馬孫公席慶司理鄭公焜其襄厥美例
得並書

袁州府重建郡治記

李芬春 知府

按舊志重建郡治在宋淳熙戊戌實惟郡守廣漢張公杓
任其事公爲丞相魏忠獻公仲子江陵連帥先儒南軒先
生母弟於時甫暮年修學增俾百廢具舉而郡治隨之鼎
新云歷宋元至有明因循補苴迄壬午府堂災蒞茲土者
率草草一亭眎事罔稱臨民規模余以
今皇癸卯孟冬奉

袁州府志

卷三十三

藝文 記下

李六

新命守是邦始至之日慨焉興歎然見閭左凋耗蒼無居
人而聚垣環疆者眷眷未艾方怛然于衷因謀之實屬延
訪紳士父老周咨疾苦撫循凋瘵興學課士增俾濬濬次
第粗舉尤以郡城空虛多方鼓舞自癸卯迄甲辰中間往
來亦閱暮年未敢謂政通人和而袁郡士民似頗相倚仗
時蓋飛鴻漸集百堵可作余躬行勸勞環視四城得新居
若干楹烟火相望余顧而樂之乃庀材鳩工爲鼎建郡治
公堂計自始事之日至今告成無刻不以勞民傷財爲凜
凜幸同官勸襄吾民子來屬役奔走得竣厥功而其間經
度營表遘匠程村之苦心既恐妨吾民又慮弛吾事念之

茫茫百端交集者不知幾一日九迴矣今輪奐一新棟宇翼然紳士父老亦樂予之工成而役竣也羔羊朋酒小太稽首暨同事諸公咸謂不可以無記余以三韓鄙劣敬謝不文特爲旨其糾工始末同事姓名庶幾竊附于廣漢張公之末以告方來後之蒞斯堂者謹思創始之艱相與噢咻吾民以無負斯役也則予日望之工始于康熙三年十月成于四年三月計大堂一所二十八楹前堂一所十楹經歷司照磨所各堂一所各十八楹時同事者爲郡丞孫公名席慶前任孫公多有恒司理鄭公名煬屬邑宜春知縣董義行分宜知縣朱鵬萍鄉知縣臺瞻斗萬載知縣范

袁州府志

卷三十三

藝文 記下

六十七

廷鳳各捐助有差督工巡檢魏映奎頗著勞勩例得備書
重修袁州郡城記
李芳春

袁爲郡屏障江楚襟帶湖湘東南一都會也其城狃自西漢世傳爲灌嬰所築而郡史闕其文然觀其規模宏壯構造精密昔賢謂必智慮深遠知地利者所成良然乃歷年久踵以兵燹蕪以霪潦墉傾堞摧漸改舊觀雖時一繕修大率因陋就簡苟且具文而已予以癸卯冬奉

命守袁始至之日即兢兢城池爲急務旦日周覽違復得全城漸圯狀兼奉新式改修四門週圍墉堞備造守具及四城樓方措置鳩工乃自北城逸運而東其下有潭相傳

爲盧祝二仙降伏水怪之所里人即其地設詞鎮之至今
不廢舊時類架木潭上立城年久木壞淫雨時浸遂于康
熙三年四月十七夜城忽陷塌入潭連延東北迄附郭邑
署後更折而西幾三十餘丈予臨駟久之見潭水深不可
測法難草率畢事且廢壞满目深憇獨力維艱因一面經
畫委官度用采石于山陶甃于野伐木於郊頗極况瘁而
速請于上臺仰荷存注封疆朝報夕可首倡捐助爲諸屬
吏先并允支本年分額編修城經費遂於夏五月十有三
日躬履潭上祭告盡誠督典史楊賓冲巡檢魏映奎等遴
匠選工大興版築始立城基樹壩填砌廣投松石務成實

袁州府志

卷三十三

藝文 記下

二十八

地然後加工增益漸次培甃必期堅緻完好而始即安蓋
環城計之工力所及幾徧東北西三隅分守施公自臨賁
止親行閱祭節旄所指官役增勤群心益奮從此崇墉嚴
嚴雉堞稱壯矣又重修北門甕城樓一座及南門城樓一
座並修四門週圍城堞補築舊城各崩裂處備造箭簾守
具共四門內外城樓八座悉煥然改觀總計袁城九里一
十八步今鼎新者自北城盧祝潭至東偏計長一十三丈
有零自潭以北至袁山門甕城內外計長一十一丈四尺
有零自北迄縣署後而西計長六丈有零皆予跋履瘁瘠
經年課督之地也其間灰石諸料有價工傭諸役有賃予

訪據調劑皆有冊存要不過上奉

功令下爲生靈及仰承諸上臺履庇地方至意無曠無擾
勉告成功予敢貪爲已力歟夫民繫于城亦懷于德後之
良司收有基勿壞而亦增廓焉母亦是務乎則斯城雖百
世可也工始于康熙三年五月十三日竣于四年六月初
四日是爲紀以告來者

清釐萬載縣田賦記

李芳春

余以康熙癸卯孟冬受事袁郡始至之日按所轄四屬賦
役完逋獨萬邑逋歷年正項二萬五千兩有奇又南糧七
千石有奇駭愕久之因謀諸寅屬暨紳衿父老詢所以致

袁州府志

卷三十三

藝文 記下

三十九

此之繇或云萬素稱瘠壤自兵燹以來蕪以水旱頻仍民
多流亡田在草間致生計無聊徵輸日縮或云萬俗澆民
頑以逋爲得計其性天也前此守令以萬投劾去未可指
數或云萬之田賦以歲久弊生甲戶不清飛詭日甚影射
負欠職此之故然無如險詐干出雖大撓不能窮其筭而
廣漢之發奸摘伏無所用其神也余伏而思之夫萬邑壤
瘠民貧固矣彼撫字催科責在司牧謂何古人有惠愛及
民而轉下考爲課最者矣若云俗之既澆則三代不易民
而治誠如魏文貞言當盡化爲鬼魅豈篤論哉獨所稱日
久弊生負欠之由差爲得之而遂遂以未能清釐勝任若

詘嗟乎天下事顧力行何如耳豈真有終不可治者哉因
細繹冊籍編稽人戶首取萬之總書列于庭而詳訊之得
其飛詭奸弊狀繩之以法悉輸服無辭予遂以是冬單騎
抵萬大告通衢覆察圖甲糧冊多寡不等收除濶殺有一
甲而載幾百石者有一甲而僅止數石者有全無升合者
又有已經賣買之田糧應除西而徠東或更名而改戶甚
至田去糧存增減變換者乃詳加清剔此磨彼對蓋風雨
不輟食寢俱廢忽忽不知閱幾晝夜雖以予積勞嬰疾辛
苦顛連尤不敢視陰偷息朝夕講求如清出岐源等處或
積年而從未輸將或作姦而故遺石斗頭緒紛然難以枚

舉於是議申請上臺立法釐正猶恐紙上虛額敝徒具文
且既屬錢糧絲毫爲重蓋上關國計下繫民生安得不徹
底澄清從實整頓迨次年九月中旬方次第就理滌故鼎
新始定均圖之法俾甲甲有糧戶戶有丁去從前偏枯之
害矣更定催頭之法簡便催趨面諭過糧人戶設立串票
官給印信亦發催頭註明年一輪值俟十年大造方許關
會收除不得如前私擅過割以滋弊竇然後勞苦適宜飛
詭得清逋欠永飭嗟乎予於萬邑往來道路幾三年其車
轍馬跡雖祈寒暑雨衝冒雪霧如一日也每以田糧事就
訊者必爲曲折清理雖至再四不敢縱喜怒生厭倦或庭

質一時難據必單騎躬詣其地親眎其田數之有無地
之荒熟期心日瞭然方行讞斷其果有蕪穢不治及地近
深山久踪稀少者必為之設處牛種相地誅茅務安集開
墾而後已今萬之士民亦似稍信服而以從前之因循陋
習為非計因是國課無虧民俗臻美積蠹既剔康阜可期
予且得以告無罪于地方而違官謗孰謂萬為俗澆民頑
而終不可治哉謹為粗記大畧一以宣上臺相成之美一
以白吾萬積逋之誣後之蒞茲土者鑒予苦心而留意講
求加務清釐焉或未必于萬無小補即謂予為萬之田賦
草創者其可也各冊俱存開卷如指掌不復贅

袁州府志

卷三十三

藝文記下

十一

重修萬載縣城記

李芳春

余蒞袁以來既以萬載田賦事達來縣治躬自較閱蓋不
啻如家事必期盡心釐正使公私得當而後即安眎事之
暇按閱縣城四門週遭殆徧見厥土卑隰雉堞傾圮雖若
屹立維墉而支吾頽圯猶難言之又一水中流若南浦龍
河烏溪等處頗泱泱不易測扞蔽之法更難施設余悵望
久之適康熙甲辰夏仲奉

功令修城余既殫竭心力重新郡城乃單騎詣萬進范令
而熟謀之及諭于萬之父老士民曰役不大興終於無成
矧茲殘黎生氣索然能復堪此重困乎今此之役非數千

金不可祇用民力不傷民財事乃有濟或捐俸或將助爲
爾萬造無疆福願以身先之衆論僉定始請諸督撫道憲
籌之寅友咨之協鎮與萬之學博諸屬隨分捐橐共襄曠
舉荷守道施公軫念殘疆首行捐助部撫各臺亦捐金有
差予乃躬行措置分署邑令及營捕等官畫疆董治予親
總其事遂于是夏鳩工版築雖盛暑炎熱而經度營表一
木一石皆予所手口拮据每朝出暮歸未敢告勞間閱有
苟且畢事不堪持久者必立視其更置完好而後已總計
萬週城一千一百六十四丈自夏徂秋萬堞崇峙提封如
繡從此春雨秋霖可無意外之患而樓櫓鼎新防戍有堡

袁州府志

卷三十三

藝文 記下

十一

瞭遠有臺儼然金湯天險矣至南浦龍河烏溪等處爲水
道通筦版築難加予爲籌畫求大木名材立柵其上頗覺
永固於是四境之內百廬雲連萬之城居可長享奠安之
福嗟乎予爲萬不憚艱辛類如此總計三年中蓋往來十
數又爲郡城工亟難以簿書期會集事以故倏郡倏邑跋
涉水草每一念及焦思如焚惟恐吾事之不得其當也今
幸粗告成功初心用慰總計修費約二千六百二十兩有
零米一千一百石有零出入支給另詳冊中予微俸之倡
微助之捐區區未足云是役也萬令范廷鳳實同等策竭
心力而典史于昌祿營官李虎等咸著有勞勛例得並書

昌黎書院科舉記

李芳春

袁爲郡在江右上游山水清奇代多偉人碩士士之由科目進者自漢唐來考之郡乘魏科甲第炳炳麟麟蓋嘗指不勝屈矣近年以選稱遜往詰議者謂時會偶然予竊有不信者亦謂顧人事何如耳予嘗遍詢江右錄科如南吉撫建諸郡多者千人次亦不下數百夫其取之也廣故其得之也衆袁固多才不讓諸郡而阨於限數通計五庠每科不過百幾十人以是即事用希逢年益寡良有由也予自康熙丙午昌黎書院甫成思得援鷺洲鹿洞澹臺三書院例即草具另請科舉一詳上之學使王公業蒙錄遺准

袁州府志

卷三十三

藝文記下

七十三

試拔取如干名入場在案然私心猶未之愜也頻年與諸士書院晨夕勤勤考課竊見風氣日益秀上自謂此中可當旗鼓受上賞者誠多其人而盛事猶有待心惘然憂之爰於丁未之冬請諸學使吳公斯以按部親臨書院另額錄取幸荷報可至次年戊申春抵袁子躬申前請蒙諭以昌黎書院科舉額數准取大學八名中學五名小學三名榜示署門永著爲例及至案發果如所定予爲忻躍再四秋闈檄棘而登賢書者有人中副車者多人矣是謂人事一盡數即從之由此昌隆光大聯翩科名何渠不若諸郡也鄉先生同多士又恐歲月就深典制莫定復于庚戌主

正公詞以書院錄科定額立案請且求筆之郡乘俾後
所徵予適赴會城躬詣學使吳公呈詳懇切蒙批據請昌
黎書院科舉額數諄諄至再具見該府作養又才感心准
於正額科舉及遺才錄科外大學八名中學五名小學三
名爲昌黎書院科舉定額以示鼓勵之意永遠爲例嗟乎
當事之深念我袁士至矣諸士砥行立名讀書揣摩明先
王之道以達當世之務所謂勤職業功所以求知是爲盡
人事之本予雖鄙陋猶將與諸生益勵前功其無負重建
書院之意或邀昌黎之靈如貞元會昌洪武故事從此巍
科高第繼繼繩繩文章風節彪炳海內予拭目俟之因從

袁州府志

卷三十三

藝文 記下

七十四

鄉先生並諸士之請錄學使吳公之批而謾爲之記

昌黎書院日記

李芳春

余作昌黎書院成數與寅屬進五學諸士講藝季有課月
有會每品第其尤者肄業其中錄其文如干首授之梨棗
以示激勸更爲日給廩餼俾得一意講習自謂頗稱快事
既伏而思予一官傳舍幸有此書院與諸士朝夕倘無經
久之規將來生徒日盛苦無所資且絃誦之地歲需修葺
徒責望後人以不可知之設處萬難行之捐助是殆未可
以有永已簿領之暇籌畫數四因查得宜邑閒曠荒田數
段此田載在全書約計一十二頃有零實積成熟不過十

之一二總緣歷年深久業主無存愚民既苦難墾又恐賦
隨其後以故佃者率畏縮不前比年留畝且多與草及至
考成官民交病予謂是固可以爲吾書院地矣爰諏之陸
宜春柄謙往復久之議以此田置之書院而予爲措給牛
種區處廬舍召佃開墾免其徭役許以成熟陞科國計漸
可無虧多士從此永利在吾輩設誠力行之耳謀既協乃
請諸藩臺余公又往復覈詳至再幸蒙批行在卷因于康
熙戊申仲夏集諸耆民於庭責以分往鄉隅履畝清楚務
詳務實間有疑似未明必委官再行檢踏或單騎躬自省
勘召其比隣細爲詢實偶有欺隱薄責而賞之然後此田

袁州府志

卷三十三

藝文 記下

七十五

瞭然指掌遂于是冬大治田事其熟者安插原佃諭以樂
耕矣其荒者悉爲設處牛種廬舍諸貨分給各耆及早市
置招民承佃一切雜泛差徭概行蠲免俾得悉力田間明
年已酉東作告成予間行按視並令諸耆轉相勸勞見其
疆場翼翼禾黍或或曩時所避爲畏途號稱石田者今良
苗在望十有八九矣節屆三秋命諸耆造清荒熟二冊延
鄉先生之賢者總其成遴諸士中之髦秀者分其任公同
簡閱一如初約令諸耆止按成熟收量新田姑置以俟陞
科余爲計完糧外尚餘租谷若干石貯之爲吾書院廩餼
修理之用亦既卓有成效今歲庚戌仲夏雨暘以時可望

有秋予按行及分遣勸相一如昔時登其芟柞更加開拓
焉踴躍稱快至爲起舞又明年則是田盡可倉箱矣嗟乎
天下有治人無治法昔賢每爲三歎然予歲嘗躬赴會城
又間行吉州詢及澹臺鷺洲兩書院僉云南州昔年有涂
恭襄先生諱宗濬者官大司馬講學澹臺即其提衡書院
錢穀事厝置不苟出納有方不越數年資用克溢賓興讀
書之費具足焉又吉水有李忠肅先生諱邦華者官總憲
亦主鷺院講習其與九邑諸生經紀公費歲時諸生補助
書院修理暨鄉會公車贈送俱不缺于供此兩先生不足
爲吾書院先資模範乎予願鄉先生及諸生肄業其中者

哀州府志

卷三十三

藝文 記下

二十六

三復二郡盛蹟時督諸者留意綜理無俾耗蠹力行省勸
無俾荒廢自完公賦外其有書院當支給修葺當及時者
不憚毅然身任之總之期公期平何思不服若夫後之君
子有地方之責者念謀始之艱從而修舉噢咻焉毋視爲
不急之務而緩置毋指爲不經之費而那移毋苛索田租
致其草竊毋輕役佃民使其獸奔將此田可以永永奕世
而髦士奮興科名接武予日望之田共一十二頃三畝五
分八釐六毫坐落鄉隅各地名并畝分租數房屋山場佃
戶姓名詳載如左茲紀其大略以俟後來有攷焉鄉先生
董其事者梁公佳植袁公繼梓其諸士名氏另書于冊

太平山記

陳之龍

太平山者初不知爲何名因定空禪師將赴南嶽道經袁州夜夢老人指此峰頂曰天下太平山敢以相贈師覺遂從峭壁叢棘中攀援直造峰頂古樹蔽日清泉噴珠四望悠然爰敲石融冰日惟一食而人不知也一日有採藤者見而異之歸告里人相與裹糧築室蓋茅而居焉苦巨石當道忽迅雷大震巖崩石泐遂成坦途室惟一龕不設衾枕與人語惟告以習靜元旦師忽語於衆曰自我

朝定鼎本山陰霧頓開日星朗耀天下自此太平矣因憶前夢實與運會相符契其即以太平名吾茲山可乎余時

袁州府志

卷三十三

藝文 記下

上十七

尋芳至山問師起居適遇老人劉迪吾語及師言太平之兆與山所以名太平之故相與稱快謂太平今永享焉用是徘徊山中周迴顧望東則有若雷打石暨走砂瑞慶塔中巖二王試劍石劃然棊置焉南則有若虎皮江下烏雲巖隱然如圖畫焉若夫西之仁澤江楓樹陰獅子巖四傘樹松巖百步坳與北之中山下江香山分水坳皆茲山之勝槩也覽睇久之竊重有感焉茲山綿亘二十餘里昔號官山人跡罕到蓋數千百年以來虎豹之所居麋鹿之所穴也而長老定空得之遂成太平山焉意其土之淨與地之靈天蓋待其人以作千百載之上方者乎是爲記

重修李渠記

李芳春

按郡志袁之有渠起自唐憲宗元和四年刺史李公將順以袁多火災且居民負江汲漑維艱乃堰南山水鑿渠通流抵郡幾十里溉田至二萬決而入城繚繞閭巷深廣可容小舟迄東城隅北折合秀江邦人利之名曰李渠其始為禦災而惠且無算故袁州到今尸祝焉宋太宗至道三年距元和百八十九載矣渠壅盡州頻火太守王公懿大治故道而新之災頓息歌頌興焉自至道至天禧三年為時廿有三載袁公延度通判是州濬之歷徽宗宣和六年又百有六載通判孫公琪因民災力贊太守林公徽之復

袁州府志

卷三十三

藝文 記下

七十八

濬之後五十四載為淳熙四年太守張杓濬之並治郡中諸井又七年太守曹公訓再濬之迄宋理宗寶慶二年丁亥太守曹公叔遠實來距元和逾四百載矣渠歷久塞益甚民用告病公亟議修復閱一月而渠成諸災不作袁人稱慶刻有李渠志凡地形水勢高卑廣狹險易並與江遠近迤邐曲折纖細畢具其治渠而謀處用疏某處用鑿某處用堵築某為斗若干以貯水某為橋若干以便往來某為減水溝若干處接水溝若干處與坊市地名役夫條目及銓次渠長陂戶甲戶等悉有老謀遠慮無不修舉蓋自元和至寶慶四百年間浚渠名氏僅得五人此為修

第一大功載在郡乘班班可考也由宋歷元至明洪武初
又百十餘載太守劉公伯起濬之宏治十三年太守朱公
華濬之正德癸酉徐公璉因郡多火大濬之刻有浚渠亭
記萬歷三年鄭公惇典濬之又四十七年黃公鳴喬濬之
自明之季至

國朝有待焉上遡宋寶慶丁亥曹公治渠到今又逾四百
載而屈指修有實蹟者亦僅得五人焉嗚呼何今後時與
人之相伴一至此也余自蒞袁來諮訪紳士父老討論掌
故無日不有一李渠在意中且日思得一當疏論學步前
賢然未敢率意輕舉曾因郡治多故查復唐袁天罡先生

袁州府志

卷三十三

藝文 記下

七十九

所開五井大加浚治民不苦汲地方稱便會重修郡乘至
宋曹公修復渠志一帙披閱久之恍然指掌若躬履其地
也先委照磨吳允慶巡檢魏映奎前往察閱具覆疏乃予
康熙己酉仲冬朔大會文武僚屬暨鄉先生父老士民及
其地之所稱渠長陂戶猶有存者親行按驗不憚跋涉水
草中且往來殘堰之上週遭殆編詳討寶慶原志而講求
之見其水勢日趨而東蓋綠春夏之交山漲瀑發堰既廢
壞水隨所潰而去決民田居散溢阡陌闕漸興江會既橫
不可制而渠源以積壅又塞所經故道或濬為洲或高為
阜即其存者茫茫平砂中僅若一綫殆不可識其所遺之

水亦或亂流莫定並壞民田余語諸公曰此渠廢之由也不治其本渠未可復乃議大修故堰諏吉祭告循其舊址而加增廓焉以防水之橫決壞民田居者其法夾堰內外俱植松為椿期堅期密每于其底選松之最大者截為枕木伏壓其旁作椿外護取固取穩然後兩面依椿疊石覆土加砂積薪層次修築務俾牢實其東西偏各廣至數尋而高與濶眎故堰倍之又於其上設牽水隨椿首筍接安放施以維繫不使稍有所搖動而後止蓋自始事以來遴匠選材鳩工給值雖有專官而予必躬必親間日單騎按視料既精良工無冒破亦閱一月而渠成始自陂頭至西

城下計十里按古渠力行疏鑿必復其舊由西城渠口入城至報恩寺東轉而北會於秀江凡幾十折雖坊巷異名盡改其故猶可得之想像髣髴間皆務徹底開浚而後乃令水循故道清流汨汨如縈如繞郊外之原隰坵畦郭內之井塘池圃既霑既足而居民飲食滌濯無弗取給焉屬比歲夏初雨稍愆期賴此渠水自我西郊田用優渥邦人聚觀莫不踴躍相慶即予亦自賀素志之獲遂也惟是樂成雖易慮始實難歲月漸遠典制就湮使非考驗有據規畫粗定其能長有此今日爰謀之紳士父老銓次善後每月以一耆民六堰長專理其事週而復始凡以時加城堰

口並偶有殘缺壅淤即時修補疏濬毋俾蔓延大有損失則此渠之利賴可以傳之世世不朽矣總計用過松椿若干枕木牽木各若干及總管分管之耆民與正克朋克之堰長其數目姓名悉另有冊存南昌大史鄒公聞其事於其同門胡學博文衡為予作記以誦予愧未敢當謹據其實以告來者竊附於曹公李渠志之後云爾

昌山鐘山兩峽小記

李芳春

秀江自却抵昌山蜿蜒曲折幾百里至此兩崖關束水勢奔突昔年有堰水成渠溉田四百頃者余每訪求故迹杳不可得但滿水嶙峋廉利倅劍戟曾不容刀雖長年未有

袁州府志

卷三十三

藝文 記下

不攢眉者望洋浩歎久矣又由此三十五里歷鈴山至袁家渡是名鐘山其險與昌山等沂流者勞疲竟日僅可達分邑而昌山又無論矣以此商賈不通舟楫罕至殆若天造地設焉康熙庚戌秋仲余間行相視委官鳩工約平其兩峽中石之險峻者凡兩閱旬而畢自是水勢緩衍舟可坦行篙人擊楫以濟吾民往來自謂有得也桂香初綻漫為之記

珠泉見我亭記

黎元寬

亭由泉著似泉惟德太守見我胡公誠其人可以似泉泉在袁陽去治所僅若而武舊時稱珠泉第取形容未及水

清見我之義體用乃完內外一合是泉宜以是謂之而公署號則既然矣公清心介節凜乎非今世之士也嘗誦少陵詩在山泉水清出山泉水濁若公真清不可得濁何必重在山而輕出山于是守郡至五載政成人和訟稀謳起四境多可樂者公雅意尤不及遊觀而棠樹髣髴袞衣將迎羣情有寄許公曰當無迂之以就斯構間委予書見我亭三字予且妄意泉不妄有名今陳子來言始知其用公號壹如醉翁已事但從人命之非公自命而公能為人來許公復能為公來又何咕咕于來為一身不來為萬民乎蓋佳境恣取環狀迭呈風冷雲流常在襟裏至于酌酒賦

袁州府志

卷三十三

藝文 記下

八十二

詩豪管哀絃時時問作公事未嘗不了予聞而欣然有蹇裳濡足之想先日客或謂予此泉當洪武時嘗一日給軍千萬不竭以功得封其賜名則忘之矣又一客曰所封遠使者迷偶置於此泉遂飛而來嗚呼此即豐樂亭記中求清沉山戰處不得之說也歐公於滁嘗治三亭皆以泉醉翁則同人豐樂則思古顧不如醒心之為親切夫醒心猶之見我矣夫潤澤豐美可被於人無加于我而惟存我者自可以及人唐宣宗詠泉以終歸大海作波濤評者謂之帝王氣象其實恃源而往雖放乎四海莫非我與我周旋易口雲行雨施天下太平天下之利見大人即大人之自

見其我也予請以是義記見我亭太守公名希聖號如右
臨汾人丙戌進士許公名壯猷號元公總戎命書陳子名
濬字子邱受公知索記佐郡則教公一沐司李則鄭公燦
宜令則張公浩幕府則董公正已得並書

重建昌黎書院記

鄭燦推官

袁陽舊有昌黎韓公祠在郡學講堂西宋知州事祖公無
擇實經始之明初姚公文守茲土卜移宜春臺下即今址
云嘉靖間劉公廷誥改為昌黎書院增原道閣延諸儒講
學其中此袁陽昌黎書院所自始也後鄭公惇典至復增
屋三楹以備庖厨汪公若冰又重修焉後先叙其事者如

袁州府志

卷三十三

藝文記下

八十三

祖公無擇黃君幹諸記具載郡志中其所以尊尚韓公者
至矣然竊謂知所以尊公實未盡知公之以傳道礪世為
心歷千萬禩如一日者也公嘗謂世無孔子不當在弟子
列又曰堯舜禹以是傳之湯文武周公孔子孔子傳之孟
軻軻之後不得其傳非隱然有以自任乎蓋公實有見夫
孟子之心之性與夫持志養氣者若親承其統緒焉故其
貞一已之心性以全生平之志氣溢為文章措諸行事歷
久而道彌尊今袁之有書院已數百年登其堂者或徒見
公有濟天下之略與夫起八代之文而不思其所為約六
經之旨以反二氏之非者則是登公之堂而不能行公之

事其于書院之建不大失前人意哉蓋公守袁實移白潮潮之人嚮未知學公命趙德爲之師士皆敦行延及齊民至今號易治及在袁一時盧肇黃頤諸名人皆公所迪而教之用能發高士之風規振都官之遺緒文章節義麟麟炳炳公之教倡于上士之勸應于下代有聞人時多育德書院之于袁顧不重歟且其地枕春臺面珠泉實擅山川之秀數十年兵燹煨燼樹生瓦礫間高且尋丈癸卯冬三韓李公來守是邦與予二三僚屬文武同心協恭修城葺學繕橋梁構郡治百廢漸興署中舊額景韓公實嚮往之余因道及昌黎書院鞠爲茂草講學不行人罔則做適分

袁州府志

卷三十三

藝文 記下

十四

守恭藩施公按部余從李公後相率白其事輒慨然首倡又得進士袁君繼梓偕鄉紳梁君佳植共襄斯舉爰相舊址諏日重建堂廡巍然樓閣翼翼齋舍庖湏以次而備中祀昌黎公旁仍舊典以李翱皇甫湜盧肇鄭谷配之自茲以往道德之所由成教化之所由一政治之所由美韓公傳道彌世之心所由昭示來茲皆于書院是賴顧不重歟予司理茲郡訟牘簡少爰請太守李公暨諸賓屬同課諸生遴其尤者肄業書院中親行訓督相與明聖賢之指究平治之略如父兄之于子弟朝引而夕導焉又日給廩餼俾得一意下帷頗謂一時盛事太守李公屬予記之予不

敢辭謹爲之敘其本末俾後之君子知創於前者如彼興於後者如此從而推廣教化增修宮墻尙將有厚望焉是役也工始于康熙乙巳九月告成于丁未三月分守施公名閏章江南宣城人協鎮許公名壯猷京衛人太守李公名芳春三韓鐵嶺人郡丞孫公席慶新任夏公毓龍都司董公正已宜春知縣陸柄謙前署縣事鄭宰分宜知縣朱鶴萍鄉知縣臺瞻斗萬載知縣范廷鳳皆與有捐助者司理鄭燭爲之記閩之莆陽人也

重建袁州府儒學記

袁繼梓 宜春人

聞天下之治亂由人心邪正人心邪正由學校廢興則學

袁州府志

卷三十三

藝文 記下

八十五

校之設不綦重哉易之臨曰君子以教思無窮容保民無疆學記曰建國君民教學爲先是士與民教典養一致也袁岸始唐天寶五年太守房公瑄立學宮建文宣王廟於城北門外至肅宗乾元元年刺史鄭公審移城內郡治西南唐保太十年刺史李徵古又移於郡治西南宋真宗景德三年詔諸郡於廟中起講堂聚學徒選儒雅可爲人師者教焉仁宗皇祐五年知州事祖公無擇以舊址陜隘乃改營於州治東二百步今學是也學成盱江李泰伯爲記神宗熙豐開館閣第天下學記以袁州學記爲首故文獨傳孝宗淳熙五年知州事張公杓又新之更講堂爲明倫

堂宏治壬子郡守王公俊以舊學在廟後隘弗稱乃大規模之爲左廟右學此建置沿革之大較也世遠代殊其間修廢舉墜者固自不乏要未有勤思教化之所出人材之所聚以實心行實政如我郡侯李公者也公以康熙癸卯冬奉簡書視袁下車之日睹袁之城池學校堂皇麗譙百廢未修不勝悵然曰郡守民之師帥也坐視其荒缺而莫之補救其奚以教而奚以率乎爰是加意維新與民更始又不欲費民間一絲一粟故一年而郡治及鼓樓新而敷政有其地一年而文廟修昌黎書院復而立教有其基乃自丙午夏郡學以全圯告蓋前此以積朽之材間有修葺

袁州府志

卷三十三

藝文記下

十六

不過苟且畢事故圯適與時會公聞之疚甚爰數行按視經度周悉遂捐俸措置爲之倡而檄前學授伍諱臣董其事凡庀材選工必躬必親由是明倫堂不日成之矣故凡棟宇榱桷之必嚴甃甃丹堊之務飭而周坦屹繚門戟闥闔堂廡深佻講肄軒敞實實枚枚俾諸士之趨蹌考業於中者咸覩宗廟之美百官之高猗歟都哉可大可久如我公之茶衷卹下匠心造士而有猷就緒若是者不其難哉茲者豫寧胡諱文衡來授郡士於前此護屬之未竟與今茲講課之務勤者又靡不仰承德意焉乃以貞岷事求言予予父子兄弟俱輟發自庠者昔荷先聖之式憑今睹

我公之嘉賴可無勉應以志永思乎昔文公之刺我袁也以元和十四年六月有慶雲見於州之西北進圖表賀豈非以文教之身起乎八代者應在一方歟故於先刺潮時出俸舉本收贏餘以給學生厨饌一時人材磨奮多所成就是又與拜祭酒一解俱為有開必先者也今我公以豈弟作人之悃敷雲漢為章之治知為國得人而名重金甌將喬皇多士與霖雨蒼生不相因而一致乎吾願多士之息游其中者飭躬勵行高曾忠孝之槩必有如盧學士之特達於李衛公之知遇者矣則以袁為韓李棠封也不信然哉

袁州府志

卷三十三

藝文 記下

八十七

重修分宜縣學記

林 筮

分宜知縣

蓋自我太守李公蒞袁以來於郡中之廢墜有當修舉振興者百計經營既不遺餘力矣其事關鉅典為風俗人心所繫屬尤切注向焉每遇屬之大工大役苟有申請未嘗不行行未嘗不力至於學宮若郡庠若宜庠若萍萬勗建者增修者皆已改其舊而新是圖惟分邑之學宮興復最後其最後奈何蓋學宮之廢惟分邑最久而習習而忘遂無有齒及者筮不肖亦不意其荆榛一至此也到官之初有事文廟瞻眎週遭慨然久之適胡學博鴻漸有修葺明倫堂之舉申請於公備述學宮久廢狀公不勝太息謂

我輩遊聖人之門平生所學何事於此而可已又烏乎不
已爰是銳志重修以文廟為亟亟或有難者曰厥務至鉅
厥費綦繁度用材木幾何工役幾何歛貲幾何延可鳩工
公曰不然天下無不可為之事患無必為之志有志者事
竟成耳惟分邑之民已感不堪重困其毋棘欲毋勞民務
俾有濟迺首捐俸五十金以為倡而徐漸為之計其責成
在縣省試在學更為約法期以十日具文一報凡竹頭木
屑及工傭食指盡可稽也歲時公以公事有會城之役便
道鈴山尤必親詣登覈焉以故鮮弛力鮮冒破用簡而功
多是役也始事於戊申之夏落成於己酉之冬起視聖殿

袁州府志

卷三十三

藝文

記下

八十八

崇巍有加廊廡跋翼門屏伏將啟聖之特廟攸芋名宦鄉
賢之几筵咸秩昔也廢址荒臺今焉輝煌文物萬民是若
不亦宜乎學博請記於公公屬笙識其事且曰豈余不佞
是為時維綜理則規畫勤劬具窺盤錯之班時維簡閱則
泮壁籌度日分瓊席之晷時維駿奔則園橋觀聽譽髦踴
躍以爭先時維竭蹶則經營子來百工鼓舞以待命用是
藉手告成以不負所學併信必為之志可以自勉勉人耳
嗟乎公之意念豈不深遠矣哉勞而不伐謙而有光我公
有焉惟笙襪線微才不足仰佐公高深萬一然即公興學
一事必誠必信其為屬末模範亦復何窮爰泚筆而為之

記以俟觀風者考焉

萬載縣重建康樂橋記

謝 旻

夏令九月除道十月成梁在孟子則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與梁成古者道路之政歲必修葺故能歷久而不壞自周禮獨缺冬官一篇而民始有病涉之患袁州萬載縣東北十餘里舊有康樂橋上通寧州新昌下接宜春分宜爲往來孔道元至正年間邑人龍珣實勸建橋謂謝康樂嘗遊此故以名明季毀於流寇至今垂百年設舟爲渡秋冬水涸時行者以濟春夏水兩暴溢橫流急湍津渡維艱民不便之今雍正五年福建許松佶來令斯邑政既洽於民

袁州府志

卷三十三

藝文

記下

十九

念斯橋之利濟實遠不止一邑所關勸諭重建士民謹應會衆樂輸得萬餘金匠作競力木石堅緻不費於公不煩於民興工於雍正六年八月十一日訖工於八年六月三十日爲表三十丈爲廣一丈六尺下爲洞五橋既成許令方調繁南豐於其行也以文來請記其事按萬載縣在晉爲康樂縣吾先車騎諱元肥水之捷以功封康樂公子渙孫靈運世其爵故其地有康樂水有謝山皆以得名今康樂橋跨丁田水即康樂水通流而世人所稱謝康樂專目靈運以其才之著也余故因橋之名而稽其所由來如此方今

聖治振興萬民樂業百廢具舉許令克勤其職能以餘力
用成此橋而江右之士民深受

國家百年休養之恩心知感戴故樂輸募義惟恐後時宜
其作之也不勞而成之也甚易我

皇上課吏教民之道於斯橋也亦足徵化之成矣夫康樂
美名也縣又稱萬載繼自今以往庶幾哉五穀用登百物
咸阜風恬俗熙用垂億萬年無疆之休也歟余先世實顯
於斯今奉

命來撫茲土而茲橋適成樂其利濟廣而吏士之知勤也
遂爲之記其文於石欲俾後人知成毀之由時加修葺能

袁州府志

卷三十三

藝文 記下

九

歷久而不壞尚永其澤於無窮也夫是役也許令松佶實
董之而萬縣貢生高愈謙諸生龍言各出五百金爲首倡
而從而樂助者或百金或數十金以至數金者若干人皆
知義者也例皆得書

重修太常黃公表忠祠記

司開緒

分宜
知縣

明太常卿黃公膺儲君師保之重承太祖顧命之隆節烈
芳聲忠貞懿行既已昭明國史彪炳寰宇而世系源流慘
罹顛沛又見於劉侍御誌墓碑銘矣爰考明成祖於漢王
謀逆之後追想公言旋已悔悟然僅得稍弛其禁至隆慶
時始邀詔復官秩表忠崇祀是蓋精神之不能久鬱而食

報明裡允昭論定也因公後裔守墓崑山隨已立祠墓所
其分宜專祠則爲督學邵公所建時有四明周君諱應治
者來令於茲會公六世孫雲告請復籍費牒回里周君爲
之查復其祖塋基產又以修理縣堂之支剩公銀五十兩
爲置祭田三十五畝零并地三畝五分令雲主守管業以
綿祭埽不意雲竟乏嗣祠墓無主歷今百數十年棟宇傾
圯頽垣斷砌徒存俎豆虛名衰草寒烟幾失邱壠舊跡良
可慨焉予始至瞻拜公祠相顧淒然因思公凜凜忠節扶
植綱常爲人倫儀表豈可使祠宇蕪穢以褻祀典是亦有
司之事何敢以職微祿薄物力維難爲諉用是勉捐庀材

袁州府志

卷三十三

藝文

記下

九

以爲首倡益以勸諭設法而構成之雖限於基地舊貫不
加而廟貌聿新威儀有赫庶上足以仰副邵公創建遺意
至黃公所葬祖墳山併基地田畝率皆散處各鄉越雲回
籍復業以迄今茲年遠世隔強半爲隣近所侵甚至有毀
滅舊碑冒爲祖塚而續葬其下者竊念先賢祖墓允宜防
護安可以無主之故任其侵削恐日久湮沒難稽謹就萬
歷十四年周君勒志各地名迹爲清理但誌載簡畧稽勘
茫然幸賴老成好義留心舊跡者從余跋涉歷爲指點始
克有所依據免致混淆仍有志所未載而爲里民舉報者
並得清出茲予告請歸養未克竟事深望於來者之有心

焉

重修萬載縣明倫堂記

許松信 萬載知縣

歲在戊申余以

朝命來宰是邑循例釋菜首謁聖廟瞻仰殿庭聿新巍煥
 惟神座未修兩廡牌位未設廊廡有碑屹然讀之知施君
 之力為多而程君踵成之者也嗣至明倫堂則堂事傾頽
 師生無復講道之處殆施程兩君力所不逮而貽余以責
 者余豈敢辭第時已冬初轉瞬改歲且庶務孔亟簿書期
 會日不暇給拮据數月粗得就理於是先新神座繼設兩
 廡牌位而後謀及於明倫堂維堂工費繁鉅非一人之力
 袁州府志 卷三十三 藝文 記下 九十二

袁州府志

卷三十三

藝文 記下

九十二

所及因進諸紳士而謀之咸踴躍樂從用是醵費經營鳩
 工庀材閱三月而厥功告成既塗既茨以丹以雘書聖經
 一章於屏八月初吉集紳士耆庶宣講

上諭并舉行鄉飲典禮今而後師生時集講道微者以顯
 幽者以闡明於倫理致其親睦其士人周旋於揖讓相先
 之地詩書之氣日積弦誦之聲時聞其庶民相安於閭巷
 各供其職業沐浴膏澤歌咏太平而為之長吏者得以課
 政餘閒時登斯堂與士民相見勉勉循循庶幾德化之有
 成也豈不幸哉余不敏蒞事未久曷敢文飾其說惟是勤

宣



聖天子恩德以期化民成俗之心孜孜不敢怠而此堂之成既喜為政教之所由始而又樂諸紳士之共勦厥成即以質之施程兩君想亦欣然共慰也堂之修維年已百始事於季夏訖工於仲秋儒學教諭徐能宗訓導周溥督其成邑紳士舉人楊言唐裕猷貢生郭邦藩王敷教監生張士魁生員汪朝祖辛汝勳等董其事捐貲勦事者甚夥悉勒碑陰是為記

重修袁州府學記

趙大鯨 提學

袁州古宜春郡也仰山峙其前秀江環其側文學攸萃人士恒甲於江右昔韓昌黎自嶺南移守於此教化既洽州

袁州府志 卷三十三

藝文 記下

九十三

民交口頌之其後宋祖無擇知州事寬刑禁尚文學悉奉昌黎為法於府治之左改建學宮俾弟子肄業東西舍袁之有學所自始也我

朝康熙六年前太守李芳春嘗葺而新之閱年漸久日即傾圮乾隆丁巳之秋長安程君來守是邦祇謁文廟周視內外謂僚佐曰學校者教化之本予承乏茲土而綢繆無策將何以仰副

聖天子興賢育才至意乃捐已俸為之倡一時僚屬與縉紳士子皆爭輸恐後得工費銀一千七百兩有奇自乾隆四年二月鳩工至本年十月告竣太守曰聖道而重與然

升其堂者觀感係焉非宮墻不足昭崇峻也爲之繕以垣
墉數仞且舉非戶舍無以資游息也爲之修建兩廡及櫺
星門儀門之屬如兩齋舊制且小大從公詩不云乎泮池
則鑿而加深園橋則闢而加廣遊於學者庶幾禮門義路
之不遠矣向無崇聖殿規模未備爰創建於大成殿之後
祭器樂器之有庫鄉賢名宦之有祠次第興作無不整贍
予承

命視學江右常懼隕越每當事有能興復舊制扶掖人才
者聞而深喜焉若太守非卓卓可稱述者乎歐陽公曰政
治之盛衰視乎學校之興廢今太守率是意而行之誠漸

袁州府志

卷三十三

藝文 記下

九十四

以歲月俾人人含醇味道誦詠聖涯於以見

國家久道化成馴至唐虞三代之盛然後歸厥休美知教
化之有自而學校之所係匪淺鮮也不綦幸哉是爲記

重修袁州府學及祭器樂器記

岳濬 巡撫

聖人師表萬世而

盛朝典禮特隆郡縣皆立有學春秋上丁恪供祀事牲用
太牢肴核維百樂奏八音舞用六佾典至鉅也而有司率
諸生肅恭將事罔敢怠焉乾隆丙辰冬膺

簡命巡撫江右仲春入廟承祭見器用未備樂舞有缺遷
豆之屬皆有司臨時猝辦夫備物所以將意物不備具而

徒抱區區之意非所以昭格告虔也爰稽典籍命有司鳩工庀材敬脩禮樂之器金石絲竹匏土草木慎選其良調其律呂凶勿協也羽旄干戚籩豆鼎彝製必依古文采爛然精且潔也凡製祭器一千四百有七事樂舞之器三百三十有六事復延闕里之嫻於禮儀者來江教習諸生於是乎鼓歌有節登降有度蹌蹌濟濟肅肅雍雍仰見禮樂之盛而歎聖道之大感人者深入人者切也予既於南昌府學脩其儀而又依其度數廣爲製脩分頒於一十二郡學若州縣學七十有八則現在續製次第悉頒以昭美脩焉乾隆庚申秋袁郡太守程君來告予曰袁學之傾圮歷

袁州府志

卷三十三

藝文 記下

九十五

年久矣守土者不敢視爲緩圖自戊午春集義鼎建四邑紳士樂輸恐後百執事贊勸維謹鳩工於己未春仲迄今落成而祭器樂器奉頒適至美哉輪焉美哉與焉禮樂脩而文治光願請一言以紀其盛予謂袁郡自宋李泰伯作學記教忠教孝剴切詳明而士習文風於今爲盛恭逢聖天子誕敷文教超邁古昔崇實學黜浮華四海蒸蒸然人文蔚起而禮陶樂淑宣布

聖德以造就人才者則予與各有司之責也予嘉程君之殫心學校文廟鼎新而觀瞻肅穆禮樂大脩而教化日隆將見懋德懋才日新月盛爲邦家光者正未有艾子

郡實有厚望也於是乎書

創建府學講堂記

黃在中 宜春人

講堂昉自青齊予嘗過臨淄西郊基柱尚存遺老猶能談
修文遺事蓋吾道昌明於魯登闕里之堂三千七十之徒
郁郁彬彬皆有聖人之一體齊魯壤相接學者雖未盡遊
聖人之門而遺澤所漸文章辭說極千古巨觀也厥後伯
起三鱸盛于關西康成儒林名于北海皆以講道論學聚
四方英賢續千聖統緒次則昭明爲藏書之府文定開卒
業之區以至華陽石室文翁創建嗣太守增修用廣其制
所以啟迪後人厥惠無疆

袁州府志

卷三十三

藝文

記下

九十六

國家重道崇儒郡邑無不設之學興賢育士鄉無不學之
人廩餼以優之廉耻以厲之誅試以稽之而又慎選師臣
擇文行兼優之士使司鐸而豫導焉凡膺斯職者固宜宏
菁莪棫樸之化申鹿洞鷲湖之規由文章而性道自美大
而聖神非徒講論已也吾郡學基在府治東祭祀有典大
成有殿先賢先儒有廡名宦鄉賢有祠師長有署諸生肄
業有齋明倫有堂藏經書有閣宮廟巍然皆有可觀惟講
堂缺焉雍正七年春同譜湯君松含以名進士除掌郡學
教先是居是官者類視爲冷署又皆老且貧於舍宇各不
加意日侵月削傾頽殆盡至是蓁莽塞途瓦礫盈庭致棟

僅存不蔽風雨湯君曰嘻吾既以振起爲已任斯獨非吾
事乎爰解雪囊爲諸生倡躬親董率構講堂數楹於明倫
堂西北即掌教公廨後空址也既成日與及門課文其中
更爲之講求聖賢致知力行之方修己治人之術與古今
興衰治亂之跡倫紀綱常之大禮樂制度之詳草木鳥獸
之蕃以端士品而廣學者之識力又曰茲堂之設予固與
君等共之更望後之擁臯比于茲任者日招諸生登斯堂
而訓誨不倦也歲甲寅君以憂去諸生走相告願少留既
而弗果則相謂曰先生之曲成吾儕也至吾儕之佩服先
生也深薪木猶戒毀傷矧茲堂吾儕日夕所共講習者可

袁州府志

卷三十三

藝文

記下

九十七

勿誌其盛事以傳知後之繼先生志廣先生業者此其權
輿也予既嘉湯君創始之功又多諸君子相與有成庶幾
三鱣儒林不專美於前而吾郡文學之盛於齊魯無多讓
焉爰爲之叙其顛末俾壽諸石以垂不朽其基址間架材
木工程另冊具載茲弗及君姓湯名大坊號松舍建昌府
南豐縣人雍正丁未進士改授袁州府學教授

改建分宜縣學記

譚獻策

禮有類於從宜而制不合於群議者則將仍古乎曰然事
有近於從俗而情實協於神謀者則將違衆乎曰否古者
國有大疑既內斷於心猶詢於士庶謀及卜筮稽其從違

以決作止蓋其慎也况學校爲聖賢靈爽所式憑士子身
德所由造孰有大修舉敢妄詢衆議而違古制乎詒昔袁
甫奏建象山書院命洪季陽相地徐巖因境之勝坐巳面
亥位先聖先師以北向當時或訾其非是今分邑改建學
宮其位置適同乃卒行之而不疑及成亦無議之者則以
相地之宜採從輿論從欲之卜尤斷自聖靈也且學地前
昂後窪舊建聖宮主盡前址自址門以外逼近街衢市井
雜沓車馬之所紛馳既無以作肅起敬而諸凡典制若櫛
星門類池亦弗能備議者僉謂易向而北則其地寬平高
爽可以畫制畫誠且七峰秀峙於前鈐山拱倚於後形勢

卷三十三

藝文 記下

之宜他時新建曹安峰先生曾極稱其勝緒論可徵則地
利於人文亦有助焉會余自蜀東膺 簡命承之茲邑每
逢祇謁瞻仰廟貌懼頽圯乃延合邑人士謀所以新之於
是持前議以進者十居七八而難之者亦執古義以相繩
互持不決余乃請於本府憲李通稟各憲率校官弟子齋
宿祠下翼明聚禱於先師前令各以片紙疏所議納瓶中
三闔皆北衆議遂定士爭輸貲民樂趨事規方攻位釐材
伐石凡諸陶冶梓匠丹漆黝堊之工用無不備先建大成
殿次修堂廡及諸祠戟門外繚以長垣修廣中度有嚴有
翼惟櫺星門壁池因財不繼待漸修復經始於己巳歲春

竣工於丁未之夏既成余釋奠於廟觀者如堵因礮石請
記余既謝不敏而邑士大夫復以爲言乃不獲固辭因諭
於衆曰書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易曰天且不違而况於
人乎古聖王神道設教未有不參驗之天人者也是後也
人神符合龜筮協從盖庶幾洪範所謂大同則吉者分邑
人士際此昌期殆必有厚自淬礪以應維新之運者焉毋
驚於科名而忘其本毋逐於浮華而絕其源於以應

聖朝作人之化仰答大聖人在天之靈其有當乎如徒泥
形家者言爲梯榮利祿計財有負斯舉矣諸君子其審識
斯言也則皆應曰諾不敢忘遂以紀於石後之覽者可以

袁州府志

卷三十三

藝文 記下

九十九

考焉時教諭爲舒君冠訓導李君吉嗣教諭劉君斯組實
落其成督役生員林鳴鴻而貢生嚴宗塔生員袁璉張天
燾等皆首倡捐貲與著勞績例得脩書凡用白金若干兩
其餘姓氏具列碑陰云

續修分宜廟學記

黃廷琳

世嘗謂事莫艱於創始而踵而成之爲無難前人締構規
模必歷世而大備然而力竭則難繼日久則玩生非有人
焉倡明振作氣志交孚未有能觀厥成者分邑廟學肇自
有宋至端平間遷復今址歷有年所

朝雍正乙巳改廟向北以就形勝而櫺星門類池諸役

仍多未備閱今二十餘年日久滋怠幾相安為固然乾隆
辛未之秋桐城侯來攝縣事首以化民成俗為務睹聖
廟之壯麗宮墻之寥廓山水遠近之環繞拱揖所過郡邑
諸學不槩見而典制有缺不勝九一贊之憾爰進紳士
而謀之委宋君式玉嚴子秉璫張子炳文等司其事計工
徵貲計貲徵材計材程工壘石為門於戟門之外而鑿池
其前凡四閱月而工竣既又進諸君而語之曰分邑之學
其遂謂大成矣乎舊建明倫堂跨廟後非諸生講習居處
所敢安而崇聖祠在宮墻之東與廟向背亦非所宜方謀
所以更置之適以分邑人士是究是圖又以事勢中格

袁州府志

卷三十三

藝文

記下

一百

癸酉春卒持前議上狀大方伯華亭王公得直所請今陳
侯實董其成士衆謹動競出貲以勸厥役乃移崇聖祠於
明倫堂而撤舊祠改位南方建講堂北向旁翼二室為公
解左廟右學制乃大備閱三載而告成何其難也夫自有
廟學即有此規制門池之設崇聖明倫堂之位前之人非
不欲有為非沮於經費之無措即徃於毋動之為大是惟
賢侯明作有功大方伯篤近舉遠所謂舉動合宜則衆志
丕應使數十年曠墜興復於一旦吾儕得相與踴勉勸勤
以樂觀厥成其敢忘所自耶諸君子咸欲壽諸貞珉以志
不朽以廷琳身在事中與聞顛末既讓不獲已泚筆書之

用誌其歲月如此且以告夫嗣之為政者王公諱興吾華
亭進士張侯名若涇桐城監生由新城二尹來署縣事今
仟陳侯名大經湖北天門進士

研幾堂記

鄧錫祿

實天下士於學釋奠而外無師法文課而下無教術夫學
學為聖人者也聖有教教有幾德教尚矣言教次之文教
為後身教為先三代聖人以政為教以學為政流及既衰
矣政在官教在師鄉校議毀春秋時敢然歷秦歷隋黜儒
任吏世未更二鹿軼海飛脉脉國命繫於教哉武帝從仲
舒議興學置博士弟子員唐興詔郡國立孔子廟然講經

袁州府志

卷三十三

藝文

記下

百一

奪席漢有經師無人師唐尊孔子先聖顏子先師於鏢哉
素王之麗居也下與青牛白馬之宮通興廢教為天下裂
曲阜遺履千餘年河汾興起學為聖人問字雲亭談經馬
帳瞠乎後矣昌黎起八代專擅文章號稱儒者董子最醇
江都作相身教先歟夫儒學莫盛於漢理學莫隆於宋若
至大若至精若至正若集其成師道立矣徒講說云爾訓
詁云爾北溪之陳雙峰之饒論者直俗學例之維時師門
各競永康事功崇安問學與德性之尊峙而三而敦尚行
實有用有體帥教以身將母同江之西體認本心之靈明
省察一身之踐履宇宙內為分內事金谿學也陸文安三

兄齊名葛文貞陸賢並儂齋都標四君子之目東序增五
先生之座繡谷四望遍名賢也吾師魯齋林先生生挺其
間德器粹然動履古人風恂恂孝友融為一家之春授鐸
諭吾萍斯文中具一種真愛上器識而下文藝馭駢駢駢
入孫陽既樂道人善未嘗及於惡貴賤小大體以誠雖忤
已無怒色恚辭元氣之會渾然天成而性方道直行履於
潔介可式儀型於古真可風郡邑官茲土引長者重之十
八載人倫模楷身教式士服化及民雖田夫野老婦人孺
子無不知愛林師重林師其事與洛間君實邵先生等徒
課文釋奠了辦公家事侈為人師哉公視學初顏簷老屋
漏星日於祀事已酉偕余兄祺請序太守薄公議倡改建
士謀為允公先衆輸帥出力身紀其間熊侯佐之自堂徂
廡畢工於門高明堅壯鮮他邑儂師有廨教椽同學宮風
雨敞也公引師儒官事旋北南拱拓址新之經費逾百構
廳事者二有堂有室有苑有圃周以階櫺門廡庖漏內外
完善不鳩一民不鍰一士廨以成夫新祠植閣散貯周飢
公家居事耳一瓊冷繫維廟翼翼維舍穆穆維力公宣維
金公翰官以家事治堂以研幾署首膏齋中儻所謂以學
為政政為教歟聖研几顏氏子庶幾幾於聖也夫幾動之
微吉先見也曰几善惡何舜跖介鷄鳴起人禽爭夜氣存

微乎幾乎且夫學有址不培則圯有門不闢且蕪一幾之間耳公斯堂也仁基義礎禮垣智牖存邵子一窩道氣坐程生半榻春風乎抑講幄從容勅諸生作仕官捷徑也公曰有為者氣能持者志志緣習化氣與風移世升世降之幾也西京經術東都節義晉魏先虛廢習使然唐習詩文儒志在道德一試自為風氣言治者若無與於學而言道者又不涉于事馴至於今制科限士經義程材莊周所謂風斯在下者科名起曰士風著科名多曰士風盛宋登錄萍著且盛郡邑志半軼其名泐器一書生獨擅萍鄉之號幾早辨哉記有之士先志志伊尹志學顏淵學遊心居物

袁州府志

卷三十三

藝文 記下

百三

之初論古俯秦以下洗濯習涅涉聖涯家焉而親其親官焉而民其民國焉而君其君一士進天下以為復多士進天下以為泰觀文成化此其幾乎脫所習者辭所志者榮弄筆邀利達而已為二三子羞為有國者憂古相敦矣今為有志者勗公身教也啟口容身皆至德文教敷焉命祿記之記之說二非明聖人之教將進諸生以學公堂具在研幾可也身教具在觀型可也

重修袁州府堂記

陳廷枚

知府

周禮以八法治官府釋者以百官所居曰府為臨民出政之所未可以傳舍視之故治蒲者入其郭公宇修明觀政

者以爲三善之一唐房琯所歷之地皆汲汲繕治廨舍宋
寇萊公官道州公宇立成至聞於朝然則衙署之設所以
肅威儀崇體貌固不可以苟安爲重民力惜財用也袁州
在漢曰宜春三國屬吳安成郡唐以後始更今名守茲土
者昌黎而後則有祖徐鄭審諸公爲最著而前明朱守仁
撫字尤有方若府治建置之功則宋淳熙間廣漢張公杓
爲之之力居多前明壬午火災後太守僅以草亭視事迨
國朝康熙三年李公芳春來守是郡經畫重建於茲又將
百歲歷年既久漸就頽圯前官雖屢請重修皆以經費不
足而止邇來傾危日甚風雨莫蔽勢將露處坐廳事者時

袁州府志

卷三十三

藝文 記下

百四

凜屨覆之懼因陋就簡其何以堪予自乙亥仲夏由嶺南
量移茲土下車之日即欲從而鼎新因工費繁重未能驟
舉而經營相度維繫於懷爰詳請重修獲蒙大憲俞允通
計工料需銀八百有奇議以府縣先行墊用俟書院租賦
所入贏餘按年扣補循例委官親撫製度悉仍其舊惟二
堂西偏添設一廨以爲辦公之所內衙後圃另建一亭顏
曰靜觀而大門儀門則略加粉飾所以肅觀瞻也夫李公
當國初底定之時尚孜孜興舉廢墜募匠程材以奠安其
廨舍矧際重熙累洽江山清晏官有餘閒民無怨咨則奔
走力役宜乎各識子來之義不數月而寧我居處也有如

是從此宣猷布令風雨除而鳥鼠去更冀吾民共安熙皇
不以乾餼雀角輕涉訟庭則太守俯仰斯堂得以眺咏山
水涵養民物慶安宅而歌樂土豈不休哉所有承修督工
官吏匠役例得附名勒石以表勤勞以誌不朽

修府城記

陳廷枚

袁陽一輿區也當兵楚之衝接壤湖湘所恃以設險者城
池耳故城堅緻精完昔賢謂必智深慮遠知地利者所爲
歲久圯壞間有從事修葺者不過增陴濬濠補塞罅漏而
已方今

聖朝海宇乂安百餘年來無犬吠鷄鳴之警而申畫郊圻

袁州府志

卷三十三

藝文 記下

百五

慎固封守未嘗不以此爲惓惓大中丞阿公撫江右之三
年興利除害百廢具舉檄下有司有城垣奔泐者其議修
廷枚承乏茲土無敢怠荒縮食節衣爲僚屬倡紳士耆民
皆踴躍以赴斯舉計西北二面迤邐迴合綿亘若干里樓
櫓鼎新防戍有堡有嚴有翼固於金湯雖費鉅役重不匝
月而先後告竣蓋大府爲民勤事之心不戒而嚴而袁士
民和樂之氣真爲能說以忘勞者也郡土瘠而力穡俗儉
而思深民愿而知禮義士秀而服詩書間嘗登陴四望林
樹陰翳烟火相望仰山峙其前秀水環其側苞桑磐石億
萬斯年廷枚躬逢其盛不禁與士民共歌舞之其捐金波

重修姓名書於碑陰乾隆二十四年某月日記

重修府城隍廟記

陳廷枚

築土爲城鑿土爲隍通天下郡邑無不得祀者然必有其神司之乃能戢奸宄捍寇攘消厲疫而廟食千秋於不替考之史漢灌將軍平吳定豫章諸郡袁城亦爲將軍所築故城隍之神皆以爲將軍所謂有功德於民則祀之者也神之有造於袁不能殫述其最著者莫如大中十二年潭廣宣洪有警禱於神州之乘間嘯聚者機洩伏法人獲安堵昌黎公刺袁時歲大旱禱於神甘霖立應永樂十年猛虎爲害僉事黃公禱於神虎莫知所之然則神之功其在

袁州府志

卷三十三

藝文 記下

頁一

聖王制祀之內也明矣余恭膺

簡命蒞守是邦齋宿之日見其堂基門廡半就傾圮徘徊久之慨然以興創爲已任下車未幾未忍以力役勞吾民越至戊寅春商之寅屬爰及紳士詢謀僉同乃縮米祿爲倡卜良辰操祝幣以告定位高殿爽塏宜只度選材木棟梁良只麟次文瓦鴛鴦疊只黝以丹雘楹楹煥只未幾而工告竣自士夫以至樵夫牧豎瞻拜其下者莫不洗心屏息儼神之臨其上而質其旁也衆競請予言記之子口於所以居神則得矣尚未極所以事神之道也夫神聰明正直依人而行吾僚屬誠以子愛百姓爲心居斯土者孝弟

而忠信不犯於有司則神降之福豈有已乎願與郡邑民交勉之

狀元洲記

楊應瑤 同知

己卯之春三月余以餞學使者導從出城與陳公維舟水次指林木翳如有歸然其宮者問之曰狀元洲也時學使者既別因與陳公往遊寺僧具禮出迓茶話良久各散行其地則見夫山之蒼翠突兀連亘不絕而水清澈湍激滌紆迴復窮望無際川原繡錯村舍儼然鷄犬往來田塍如畫實不知為子發居也既數月陳公以志事見屬而郡紳士乃以子發居來告余檄宜春令郭君議之事始得白嗚

袁州府志

卷三十三

藝文 記下

頁七

呼居處蓬廬也過則空焉耳人生不朽惟文章節義為然是故訪柴桑者必詢淵明過南昌者則思孺子來袁之士問鄭谷之堂掃袁京之墓興賢好善人有同心而况於子發乎子發開風氣之先為名元之首江右之所宗仰忍使其勝跡湮沉化為饜饜之香火必不然也斯洲非他人所能私也非寺僧所得有也縫掖之鑽仰即子孫之堂構有司從而表揚之豈有異哉以視冀公之炫耀於宋少師之焜赫於明雖頽垣廢井亦不敢問寧能同日語乎余為書狀元洲三字而併誌焉異日閱我書讀我文愀然深思其必有所感興也夫

重修崇文堰記

張立中 萬載知縣

自古學校之隆替視人文之盛衰人文之盛衰又視學者之所積所積日深則山川之所涵蓄亦將大洩其奇以助斯文之盛是故時命聽夫天形勝因乎地而轉移則必藉乎人事持此以徵邑崇文堰之成猶信堰創始於前明督學王公其地承竹山鳩溪之委匯爲文瀾士之決科者時驗其成毀以覘文運近因科名稍替邑人士改修學宮復移建書院於龍河門外余來蒞茲土適董其成既又徵之邑乘謀復是堰議覓石爲久計學博魯公亦以爲言而汪明經有燦即引爲已任鳩工伐石器用具備始事於戊寅

袁州府志

卷三十三

藝文 記下

百八

之夏訖工於已卯之秋既成磐石請記其顛末余方逡巡者久之適秋闈榜發李君榮陞以第六人魁其經同舉龍君鳳祥則明經之女孫夫也一闈兩雋蓋自壬午至今凡再見云既二君來謝汪君復徵予文予乃揖而進之曰於戲天道無不驗而乘時者在人地氣無不鍾而毓靈者亦在人斯堰之源其初亦僅可芥舟而已及其障爲迴瀾漸爲大澤遂足以壯一邑之人文然使受任者或怠厥事不事成而卒無驗則恃天命與地靈者其說將有時而窮即幸而舉矣而不如二君之積學敦行則猶不足以明吾人事之說使奮進者益鼓其氣然則非汪君固不能善其

時微一君又豈能遂鍾斯地之靈也哉蓋天地人三者今以增重斯堰也而吾與學博公乃共觀其成爾雖然吾聞之水之流也惟不息故可大亦惟不息故能久人事亦然二君年少而力學方進未已而汪君又將終始其事蓋皆未能量其所至後之任事者使皆如汪君其人繼起者又皆得如李君龍君其人相與久於道而大其歸則其所至宜愈無窮也其益深其所積之者而已矣諸君曰然既退遂記其語以復於汪君俾刻之石為後之盡人事者勸焉

仰止軒記

湯大坊

袁之為郡四面皆山也其最大者曰武功在郡西橫亘數

袁州府志

卷三十三

藝文

記下

百九

百里遊絕頂可望日出同年黃公瓚為余言也南為仰山山之下鄭都官讀書處在焉迤邐而東兩山合并壁立而中斷如畫震卦唐盧公肇肖其形號曰震山其北大小二山頂若雙螺漢高士袁公京所居也故姓是山曰袁山郡改為州並以姓州袁不因州靈而州以袁著自州以袁著袁山之名甲於諸山矣雍正九年余於坐春堂後為軒面北取北面也開軒一望袁山在焉北面而師袁公袁公其可仰也軒之廣丈四尺深半之外為欄杆砌以磚高一尺五寸防簷溜也又其外為園廣三十六步深半之環以土墻墻高六尺種竹數竿佳木奇花間植其中助茲軒之勝

也落成時與諸生共之顧謂諸生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
余以諸生其知所仰矣以武功之大仰山之峻古所謂興
雲雨而見怪物者也材木於是乎生果蔬於是乎出羽毛
皮革骨角山經之所載本草之所收於是乎藏其為神也
矣震山以盧肇得名盧實私之盧氏弋林兩相望也盧以
狀元登顯仕賦海潮數千言詔賜褒美宣付史館袁無此
著述亦無此遇合袁之不敢並於盧亦明矣然而縉紳學
士知有袁山而不知有震山也袁山以袁顯震山不能以
盧重乃至武功仰山實郡之鎮名是州者槩勿採特假袁
袁州府志

卷三十三

藝文

記下

阜

山之號號州為袁豈非畧事功而言性分薄富貴而崇道
德之一証也哉二三子其知所仰矣既以語諸生爰為
軒賀顏其軒曰仰止軒

金鰲書院記

段

貴

萍鄉
教諭

萍鄉城南萍實橋下里許有洲長二里廣可十餘丈如魚
昂首波浪中舊名金魚以其形修且巨若鰲然又曰金鰲
萍水發源楊岐山東旋四十里經縣蜿蜒而西洲盤踞扼
其流萬歷甲午縣尹陸公世勣以為邑風氣所倚賴建閣
於上中祀梓潼都人士群誦習其間一時發名成業瑰奇
卓犖之英後先相輝映顏曰占鰲意以掇大魁占鰲頭為

都人士望耶迄明末

國初

閣灰燼久矣雖

賀侯新之越數十年棟折垣頽又冷落荒烟蔓草中頃沈公廷標以乾隆辛未宰是邦率邑紳士謀所以修復者仍閣舊址煥然維新祀考亭朱子濂溪周子昌黎韓子邑人自齋胡子於堂兩廊構學舍左右有匾曰敬業曰樂群大門瞰江湄額題金鰲書院周繚以垣垣以內竹森列垣外水聲潺然丙子秋沈公以調任去冬張宰救蒞萍甫下車視學集多士於明倫堂諄諄以興義學為正人心端風俗之本顧予言曰金鰲書院幸開先有人善其後者予兩人之責也於是選士之秀者相與肄業其中計邑士所捐田若干畝歲租所入膏火不給一切割俸以贍以予一日長司其教夫諸生逢

袁州府志

卷三十三

藝文 記下

百十一

聖天子重道崇儒大興文教而賢司牧又能體此意而振興之吾願諸生敬業樂群於斯洲也觀山水之迴環樹林之蔥鬱鳶飛魚躍之昭著上下有心曠神怡悠然有會者讀考亭之遺書緬濂溪昌黎之懿矩自齋之品行學問有心切向往仰止情殷者從此爭相洗濯濟心源滙性海於諸生有厚望焉斷斷大魁稱占鰲乎哉捐田者黎世裔葉應祥文期聖文集聖文象元也因並書之時乾隆二十三

年戊寅十月望日記

文明塔記

魯

鴻萬載
教諭

離為南方之卦火性炎上而必上之以山乃能光遠有耀
故聖人觀於賁而得化成天下之道焉萬載學宮位南向
前有筆架山江水繞之而文筆之峰尚闕傳故塔在城南
烏溪址廢無可考乾隆二十一年邑士改建學宮糜萬金
易生瓊依形冢言謂必建塔乃稱遂首捐七白金其友人
辛衢等共捐二百餘金選地於城南外而累塔焉塔七級
高九丈餘莖濶二丈三尺以漸而合中虛明可瞰既成請
予定其名余曰隆起於地上者皆山也山之銳如立錐者
袁州府志卷三十三
藝文 記下 百十二
於五行為火位又在南名之無以易文明萬邑文事頗盛
於前代今稍稍不競其所以曠然而大振其卑靡之習者
必有道矣譬之塔焉厚其基址無以九仍虧一賁則高大
而光明士之蘊諸心見諸事而可以為天下國家用者皆
文也有敦艮之體有光輝之用登諸明堂喬煌煌諸生
其亦觀茲塔而思所以賁諸身世者乎若徒謂為風氣所
關文明有塔而邑之雋春秋榜者駢肩接踵則非予之所
敢知已易生曰然遂書以為之記

龍河書院膏火田記

魯 鴻

國家萃髦士於學校月試季考董之以其官又慮歲修之

無所也命守土吏得別建書院選生童肄業其中以額一
其趨向所以風天下於學者甚至萬載故無書院乾隆九
年明府嚴公在昌始建於縣治後龍山置田若干畝歲廩
以租入焉二十年邑人士以近市多喧遷書院於龍河門
外時為宰者奉文建普濟堂割書院之田贍之師生膏火
歲取給於學田中纔五十畝今明府張公立中蒞任殷乎
造士因諭於衆曰郡治昌黎書院田十餘頃太守陳公興
釐有方聘名師禮學者絃誦於今為盛萬有書院而田弗
克其何以仰稱上意胥君袞遽捐田十八畝七分有六楊
生之洵遵父維鏞遺命捐田十七畝有奇而徵予言為記

袁州府志

卷三十三

藝文記下

百十三

予曰凡無其事而食於人者非民之窮即其蠹焉者也白
君子觀之二者皆天地之生物要不可無以遂其生耳獨
至於養士則其道有進焉者士之官於朝者祿必稱其功
學校之士砥名立行則皆其所自為而優以廩膳邑之士
夫又能推廣朝家之意而不責其報皆所以厚賢而禮異
之豈以為賙卹而已哉然而萬載士風好行其德素矣民
之窮而蠹者皆有所歸或且置田以贍之而未有議及書
院者豈福利之說中之與胥楊二君獨能勤勤於此可謂
知所本者矣抑吾尤願肄業其中者明此義也士必修理
陳義厚於自養而後無負乎養士之典不則名雖士也始

亦民之蠹者耳使流俗謂膏火有田徒爲賑卹貧士之具實應憎且羞矣多士勉乎哉

按改遷碑畧云龍河書院舊在龍山乾隆丙子邑士汪朝祖郭治清汪發楫聞鳴鶴鄉耆龍德彰張之球等以其地近市廛不便肄業呈請倡捐始改建於龍河其地三面倚山前臨長河中有山水佳趣向爲辛張二姓所有邑人士思振文運因售而得之弦誦之聲與河水相吞吐鳥鳴花放悠然有春風沂水之思焉記頗詳明因摘附於此

萬載縣遷建文廟碑記

袁州府志

卷三十三

藝文

記下

百十四

從來興造既畢例有石碣鐫文記事以垂示無極而於廟學爲尤重余嘗讀唐之昌黎韓公宋之眉山二蘇及我西江文忠歐陽公荆國王公文定曾公盱江李公象山陸公諸碑記其於古帝王設學明倫之意教育人材之方崇祀先師之典言之皆精切詳明無遺蘊矣今年秋余邑遷建文廟成邑紳士諸君子謂宜有文以志其顛末謬以屬余余老矣言之無文行而不遠其謂余何諸君子曰是役也先生身與其事者久願先生有以紀其實余於是乃據其實而質言之邑

文廟創始於趙宋年間厥後再遷今址地廣袤明洪武初

建學於東偏下截越數百年僥興僥壞最後重新於
國朝雍正癸卯春殿堂門廡請制具備顧其地勢湫隘
蟻滋生未四十年而棟樑俱空椽桷並圯過其下者不寒
而慄邑之紳士耆庶相與太息僉謀撤而新之遷而大之
爲一勞永逸計相彼西偏前瞰綠水後枕高阜厥土奠壇
殿位面陽僉曰遷於是地爲宜於是有貢生高嶠者首捐
六白金監生王家塾亦捐四百金其相顧而踵起者復各
捐助有差於是乃構材於鄉伐石於山陶甃瓦於野募良
工於遠郡歲壬申羣材稍集工匠畢至興工於三月之五
日越明年癸酉擇吉豎柱舊例凡修建學宮應詳報邑紳

士履行呈請而邑侯朱難之至再三乃遵府檄通詳報可
士民咸喜工匠競勸首建大成殿柱皆巨石樑選名材塗
以丹漆飾以金碧其堅緻雄麗宏敞軒豁他郡邑未之有
也殿之後爲崇聖祠殿之前爲露臺臺之下爲甬道俱甃
石爲之甬道左右爲東西廡廡下爲戟門崇廣深遠視殿
稍遜上有樓樓之上憲櫺四周光明洞達登樓遠眺山川
景物如畫門之左爲名宦祠右爲鄉賢祠門之前爲池池
廣而深中跨以石梁梁之兩傍繚以石欄可憑以觀魚躍
池之上左爲禮門右爲義路池之下磐巨石爲櫺星門門
前爲屏牆開道德一大門其諸位神龕及崇階峻級俱用

石者固久遠也於東廡牆外構明倫堂及頭門堂之後建
儒學兩齋各二棟又於西廡牆外建忠義節孝二祠廟內
外橫直路及圍垣皆砌以巨石凡所作皆堅實精密而廟
學以成是役也締造經費通計一萬兩有奇始事於壬申
季春訖工於丁丑仲秋維時邑侯張公涖萬南菴威惠並
著政修事舉睹斯作之成不勝欣喜與儒學魯公藍公以
其成事具詳上憲焉吾因是而知天下事惟難於慮始耳
故曰非常之源黎民懼焉及臻厥成晏如也夫以小邑而
興遷建大役非常事也宜其懼也乃以六載之勤勞成一
時之盛事是豈偶然之故哉後之覽者知遷建之維艱念

袁州府志

卷三十三

藝文 記下

百十六

功成之不易時加修葺勿俾有壞則斯作也庶幾垂之千
秋萬禩而無敝矣茲役也提調生員汪發楫貢生高嘯會
計生員郭治清監生聞鳴鶴掌收樂助生員辛廷阜武舉
宋拔監生巢起隆生員汪發峻胥衮郭秉毅拔貢生巢起
崙募勸舉人辛廷芝王都毫督修生員周繼盛職監辛衢
共矢公矢慎協力同心始終不怠朝夕不懈善作善成是
皆可嘉也例得備書乾隆二十二年丁丑孟冬月邑人汪

朝祖記

昌黎書院膏火記

熊曰華 袁州教授

昌黎書院為袁郡培養人才之地舊有膏火田十一頃三

畝有奇歷年除納糧外額折租銀四百九十九兩以爲書院之用向來以學博燕山長而規條未備乾隆二十四年已卯太守陳公仰體 藩憲湯公振興書院之意酌定章程詳請先行聘請浙西張堯夫先生爲山長先生謹盛瑱攜李名儒也其教一本蕪湖學約一時受學之士咸以文行相砥礪而院規一振其束修薪水膏火及各工食各有額山長則每月束脩銀十兩油燭薪水銀四兩肄業生童每月每名膏火銀六錢每月三課列優等者獎之并設門役一名嵩司啓閉每月工食銀五錢水火夫二名伺候生童薪水使令每月工食銀各五錢厨子一名嵩司山長

袁州府志

卷三十三

藝文 記下

百十七

庖饌每月工食銀六錢其山長聘禮節儀及一切堂課開館席費視所餘盈縮以爲豐儉章程既定於是遠近聞風者爭赴肄業生徒既衆室不能容更闢東軒三楹額曰映雪舉行之次年歲在庚辰學憲按臨歲試諸生多列高等儒童入泮者十餘人一時稱盛夫自唐昌黎韓公刺袁數月如意作人於是袁郡文運丕隆盧鄭輩出文章科第照耀簡編而袁遂爲名郡昌黎去今千載而 太守陳公慨然以興賢育才爲己任規條整肅廩既優隆而士之懷其德而服其教者咸爭自濯磨將必有經明行修之卉如盧鄭其人者出其間則昌黎文公之流風餘韻惟我 公爲

能嗣其響也歟肄業諸生感公樂育裁成之恩恐良法美意久而遺忘謁余作文以記之余不敏爰質書其事以志不朽云乾隆庚辰歲孟夏月朔日

新建龍龍山公祠記

魯鴻

吾盱江李泰伯先生作袁州學記明朝家教學之旨謂治則當譚禮樂以陶吾民一有不幸猶當仗大節為臣死忠為子死孝儒者至今聽其言袁人士莫盛於明代其克踐斯語者三人焉於宜春則袁江督繼咸分宜則黃太常子澄萬載則龍長史鐔龍公在建文時未嘗與太常同與軍國大計然為晉王長史護衛官軍屬焉靖難師起所在多

袁州府志

卷三十三

藝文

記下

百十八

煽動徵兵於晉公獨抗大義不與文皇踐位下錦衣衛詔獄不屈死乾隆二十四年秋鴻與孝廉辛君廷芝同有事於郡志讀公傳唏噓者久之辛君曰龍公為吾萬圭臬而祠廟闕焉何以使學者感奮而興起此亦先生之責也考國初曾奉院道檄建公顯祠不果後明府畢公懋良欲建祠於文廟右偏又不果衆志之不勸與時未可與何宜然而久不然也暇以語明府張公公曰吾念茲久矣顧萬自重建學宮以來歲有興作亟於役費於財若何而集事因以復孝廉辛君辛君曰往聞學校中巢君汝成聞君成忠與吾宗汲與試文酒徵逐相樂也嘗慷慨建議欲為龍公

建專祠而今已矣九原不可作矣姑就其子弟而謀焉則
皆應曰諾不敢忘及選地於明倫堂之左巢生起蔭聞生
儀辛生樹芬童生辛廷禮醮白金若干鳩工庀材經始於
二十五年正月某日落成於六月某日堂寢房輿規制具
脩辛君曰宜人稱江督公曰袁袁山則長史公亦宜稱龍
龍山且志高山仰止之義也龍山者萬城內山名亦諸山
之鎮也公死節迄今百數十年而能令邑之士夫奔走趨
事新廟翼翼可以教天下之為人臣者矣巢生等勇於為
義而不忍沒其先人之志抑亦可以風邑之為人子者矣
茲舉也雖非大作然協諸義而協將以明先王教學之旨
袁州府志

卷三十三

藝文 記下

百十九

豈徒以公為有光於龍山而祠廟以焜耀之也哉祠成公
龍躍乾等捐簿田若干以供歲祀附書之以志不朽